

5201-53
3600

蕉風

月刊

八七年十月號



Bulanan Chao Foon 408 Oktober / 1987

ISSN 0126/6608

SEP 69/12/86

*MS\$1.50

5201-53
3600

編輯筆記
人物言談
其人其詩
詩
浮生記
雲水閑話
天涯書
說書評書
古典文學
電影
小說

詩

散文

新葉篇

文藝專題

編後補綴

衣上酒痕詩裏字——雨夜訪傳承得

傳承得

雨夜/ 山雨欲來/ 浴火的前身

記我的母親

自救

書簡三封

誰解病中味

看寶、黛、釵三人的結局

英瑪褒曼一二

楊之瓶集

血緣/ 合境平安

奴英的抉擇

問題

有時候是如此的

心裏有個故鄉，叫做昔日

王廣仁的詩三首

前方有風浪——給雲簡

換季/ 島城少年的心事

壓在書扉裏的心情/ 青春檔案

想飛的心情

少女的心事

盼/ 美麗/ 夢

夜讀

故事

假期計劃/ 愁和亂

紫傘花樹下輕掠過的影/ 悼樹一棵/ 早的優/ 只爲那日

編者	01
散髮生	02
方昂	06
傳承得	08
姚拓	16
塵僧	18
諸家	20
邁克	22
楊連	24
公羽介	28
白船	31
陳政欣	36
黃澤榮	40
喬晚筠	42
阿七	44
梁文福	45
王廣仁	47
炎復陽	48
陳偉賢	50
吳緩慕	52
葉秋雲	56
阿軒	57
李狄雄	58
也流	58
楊柳	58
小點	59
山下眼	60



齊藤清版畫 會津柳津只見川



贈閱

編輯筆記



編後補綴

*編者

這一期弄了個「傳承得小輯」。傳承得生於柘城，留學台灣台大中文系，畢業後回國先是執教於柘島兼編星橫日報文藝副刊「文藝公園」，兩年後（即目前）任教職於吉隆坡中華中學，並任舍監，充當起 part-time 爸爸來。其實，傳承得尚未婚，但正如方昂說的他是個「老成少年」，所以當起 part-time 爸爸來可真不含糊呢。

這個「傳承得小輯」有兩篇文稿及三首詩，兩篇文稿中，一由方昂執筆，一由散髮生訪錄。（大家不妨猜猜誰是散髮生？）三首詩「夜雨」、「山雨欲來」和「浴火的前身」則是傳承得的近作，從這三首近作中，可窺見他頗有野心的創作方向。

姚先生的浮生記——「記我的母親」，淡淡寫來，卻把一位

堅強的母親躍然紙上了。

塵僧將會繼續寫些雲水閑話給我們，這些閑話，大約也可以叫做入世的閑話吧。

邁克和楊逋寫的文字都是有關《紅樓夢》的，一起放在這一期。

公羽介這一期為我們大略介紹了瑞典電影大師英瑪褒曼的生平及作品。英瑪褒曼的作品計有四十多部，但遺憾的是，按照公羽介所提供的資料顯示，國內迄至目前為止只放映過他的六部片子而已！是不是很教人感慨萬分呢？其實，英瑪褒曼的片子若不賣座也不至於叫片商虧蝕的，像《芬妮與亞歷山大》這樣金碧輝煌、詭譎雄奇的片子，雖片子是長了點，但你可以加些票價啊，

總會有人去看的，為甚麼要低估觀眾的荷包與觀影水準呢。

前兩期小說短缺，這一期一口氣放了五篇。這五篇題材各異的小說中，陳政欣佔了兩篇——其中一篇是極短篇。另外三篇的作者分別是白船、黃澤榮和商晚筠。

這一期的詩作除傳承得的外，還有阿七、梁文福和王廣仁三人的作品。

梁文福是目前新謠的活躍份子，《蕉風》四〇六期曾刊登了他的人物言談，他寄來詩作時也附上訂閱《蕉風》的支票，他說：雙重支持，夠朋友了吧！

文藝專題是山下眼的散文與詩，她的作品取自她的日記，是她孜孜不倦的心血……。

編輯顧問：姚拓、白森、鄭良樹
梅淑貞、紫一思、曾梅井

執行編輯：王祖安
編輯：伍梅彩
發行：郭雪芬

編輯部：Bul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7912455, 79125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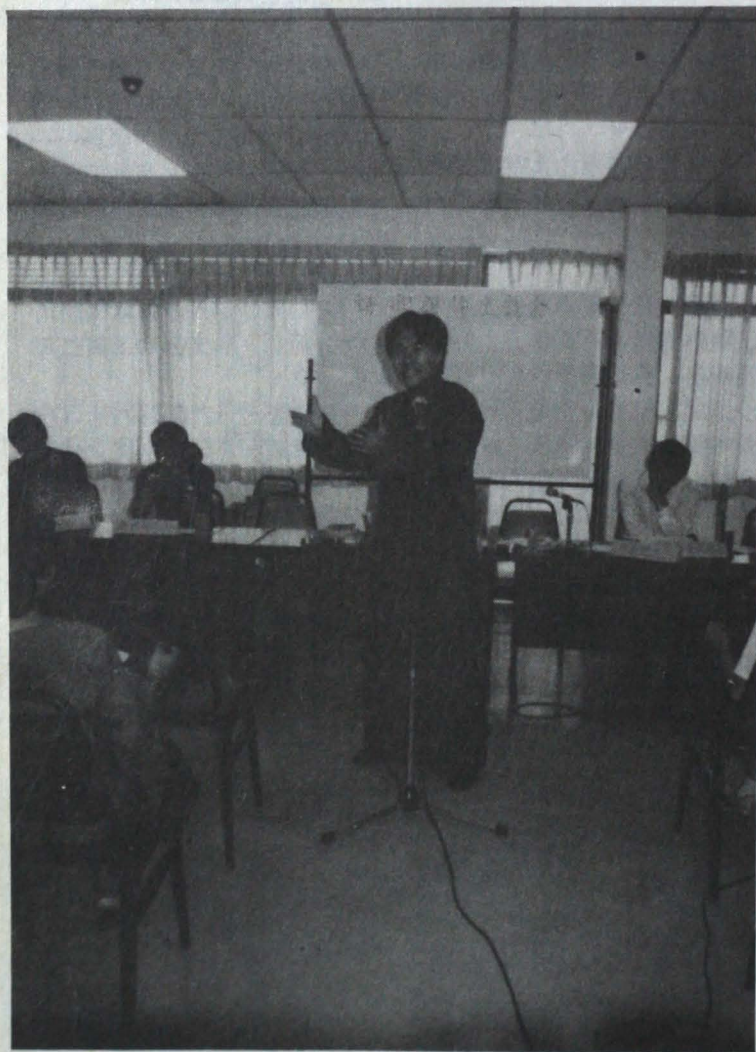
出版、印刷：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衣上酒痕詩裏字

——雨夜訪傳承得

*散髮生



□我想我們廢話少說，開門見山。請問你為何要安排這樣的專訪？

■理由很簡單：你沒見過很多被訪者在他的訪問稿刊登後，大罵採訪者文字差勁、水準不高嗎？我這樣做，可以省掉這層擔憂。

□你不怕有人說傳承得標價自售？

■嘴巴是別人的。再說，前有許南村評陳映真、施淑瑞訪李昂，只要斤兩夠，別人譏哂由他去。

□你的斤兩夠嗎？

■你說呢？

□好了，不打啞謎。你甚麼時候喜歡上創作的？

■十四五歲吧！但略窺堂奧，是在二十歲左右。在這五六年間，塗塗寫寫，只因為心裏很不快樂。

□文學是苦悶的象徵。請談談你年少時期的不快樂。

■那段日子像場惡魔。家庭糾紛、感情煩惱、功課壓力諸如此類的，都是促使我創作的動力。——其實，我的理由跟大部份的寫作者一樣，很平凡。你能不能問些較有深度的？

□好吧！既然你如此要求。但有

些基本問題恐怕還是免不了的，因為有些讀者也許有興趣知道。例如你最早創作時受誰的影響？你的啓蒙老師是誰？請約略說說。

■開始時我看書看得很雜，但影響我最深的馬華作家是何乃健，他的《那年的草色》等書被我翻爛了。我的習作中，常會出現他的句子。還有雅波的小說與散文，我也蠻喜歡。尤其是《深山寄簡》，當時教我着迷。當然，徐志摩與冰心的詩、朱自清的散文、中國古典與外國翻譯小說也看了不少。說來遺憾，那時我忙着長大，又沒有真正指導我創作的人，所以浪費了不少時間。說到啓蒙老師，她是我在板城美以美男校唸大學先修班時，教我英國文學的胡老師。她畢業於馬大英語系，近四十歲，口才很好。莎士比亞的劇本、西洋現代小說以及詩文分析，她講得十分清楚。尤其是後者，甚麼叫「明喻」、「暗喻」、「象徵」、「弔詭」、「矛盾」和「擬人化」等，兩年下來，我有最基本的鑑賞觀念。待我負笈台灣，便順風駛帆，很快就

進入情況。

□你唸的是台大中文系，是第一志願嗎？爲甚麼不選對創作更有幫助的外文系？

■當時只一心一意要唸中文，覺得到台灣唸外文系，不如去歐美更好。

□如果時間能倒流，讓你有機會重選呢？

■還是中文。自中國文學作品中，我學得的創作技巧，不比外文的少。比如精煉、節奏等。但外文系教的，自然是較有系統和方法。我修過外文系的課，王文興、顏元叔和張漢良的課也旁聽過。

□台灣作家中，你有較偏愛的嗎？

■喜歡的不少，刻意模仿的不多。余光中和楊牧的詩、張愛玲和白先勇的小說、張曉風和張系國的散文與雜文，皆深得我心。

□論創作環境，台灣比大馬好多了。你如果立志創作，爲甚麼要回來？

■你碰到我的傷口了。因爲家庭和親情，我不得不回來。其實，我是很想學上述的幾位作家，一邊在大學執教，一邊創作的。而以我的畢業成績，要留

在台灣或遠赴歐美深造，應都不難。但，我還是得回來。

□你是何時決定回來的？當時心境如何？

■你好像特別喜歡挖別人的傷口。

□反正痛的又不只你一個，是不是？請回答剛才的問題。

■大三結束那年吧！我看看升學無望，便放棄準備碩士班的入學考，而全力放心思在創作上。我痛苦沒多久，便告訴自己：既要回馬，便得教馬華文學史上記你一筆，否則不甘休。

□結果，你如願了？

■你不是開玩笑，便是諷刺我。

□至少，你成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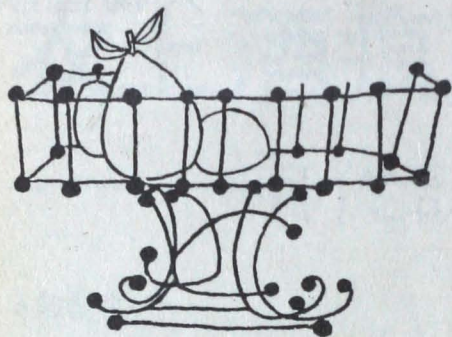
■在大馬文壇，只要會寫兩筆，阿貓阿狗都可成名。

□你在罵人哦！我記下來，你就要變成箭靶了。要不要考慮收回你的話？

■請記請記。

□換個角度。怎樣才能證明你不是「阿狗阿貓」？

■有自知而肯上進，且能持之以恆。我略加說明，好不？我從不認爲自己是一流的。大馬文壇，捨我其誰？這看法我不敢有，也不想有。我要學的還很多，四十歲以前，我想我只是



在習作。縱使到那年齡，我仍會提醒自己：我才開始。

□很多人說讀不懂你的詩集《哭城傳奇》，尤其是裏頭一些晦澀的作品。你怎麼說？

■我的創作態度是：作品一旦完成，它便有了自己的生命。懂不懂牽涉很多問題，我只能說：我得努力，讀者也得努力。

□欣賞你的人似乎不少——

■嗯，跟不欣賞我的人一樣多。

□方北方、溫任平、永樂多斯、潘雨桐，還可以列很多名字。為甚麼？

■你是教我自吹自擂，還是言不由衷？最好你親自去訪他們。

□方北方寫那篇「向傳承得學習」，許多人讀了都不服氣。你有何感想？

■我也不服氣。方老師愛護後輩，難免過譽了。

□陳應德說你是文學的多妻主義者，你詩、小說、雜文和評論都來，花不花心了些？

■我仍在尋找自己適合發揮的文體。而在大馬，似乎每種文體都大有可為。

□有沒有確實的答案？滾石無苔，你該知道。

■「滾石無苔」不是文學真實。

我只能說，詩與小說一直是我的鍾愛。

□先從詩說起。回國三年，你在詩方面的收獲如何？

■收獲不多，因為滿意的作品不多。我原想在《哭城傳奇》成書三年後，再推出另一本詩集，但卻自我黃牛了。所以決定快馬加鞭，明年得償夙願。

□在大馬，「出詩集」這句歇後語的含意是「免費送人」，你不擔心經費問題和銷路困境？

■假設是爲了向時代和我交待，我想不必顧慮這麼多。傻事總得有人做，而據我所知，做的人還不少。

□詩集名稱決定了沒？孩子誕生前，總讓父母爲名字而操心又費心。

■也許就叫《趕在風雨之前》，只是不知筆劃吉不吉利。這本作品的焦點會放在政治、文化、民族等主題上，嘗試表達一些少人碰及的敏感素材。

□就像你在這一期蕉風上發表的？

■是的。但還有一些比這幾首更尖銳。我想，只要理直氣壯的話，總得有人踏入雷區。

□除此之外，你的詩還有沒有其他明確的方向？

■內容如上述，手法則綜合象徵與寫實。同時，我也想寫些有意境的小詩。但在實際作品頻頻出爐之前，請容許我不多發言。

□你的小說呢？自《南洋》「讀者文藝」前主編鍾夏田特別讚賞的那篇「第二杯酒」後，這方面的創作你似乎交了白卷。

■可以這樣說。理由是不不急。在三十歲以前，我想盡力寫詩。待許多經驗與激情沈澱後，才來從事小說創作較理想。我的野心很大，長篇小說也是我的目標。

□寫長篇要才氣，你行嗎？

■總得試試。

□馬華小說家中，你最欣賞誰？爲甚麼？

■免得你又担心和囉嗦，我應該這樣小心的說：在我讀過的作品中，我喜歡潘雨桐、商晚筠、小黑以及丁雲等。前兩人寫來精緻，可玩味的地方很多。小黑憑才使氣，往往教人嘆爲觀止。丁雲卻認真實在，珠玉不少。

□甚麼時候才看到你的小說集出版？

■這問題你保留到一九九一年才

問罷。

□聽說你最近要出本散文集，要不要打廣告？

■謝謝。難怪我會喜歡你。我的新書題名《等一株樹》，主要是專欄文字，又雜有抒情作品，所以只好稱它廣義的散文集。由十方出版社推出，前收溫任平老師的序，後附方北方老師的美文——讚美之文。還有……

□夠了。廣告時間已結束。最近很少讀到你的雜文了，請解釋。

■雜文只是我不寫詩和小說時的「餘事」，我當作練筆。誰知一練就是兩年多，頗有「不務正業」之歎。再說，寫多了，發覺這種文體雖最接近讀者，傳達訊息也最直接快速，但藝術價值不高，成就更是免談。我曾用心去寫，但無何突破，加上志不在此，就等四十歲後再說了。經驗豐富，寫來又白而不淡，幽默和冷嘲熱諷，這才是我理想中的雜文。溫老師寫給我的序文，書出時你去翻看，他說中了我的心事。

□不寫詩、小說和雜文的時候，你做些甚麼？

■教書和讀書。

□平時讀哪一類別的書？

■從二十四史到老夫子，看時間、場合和心情而定。接近較多的是文學與其他各門藝術典籍。可惜常因工作忙碌，讀與寫的時間都有限。加上生命苦短，更得努力把握。

□聽說你好酒如好書，詩人方昂曾因你而被太太責罵，是不？酒對寫作真的有幫助？

■方昂的事別提了，這傢伙愛妻懼妻，連與我到別州演講，都要我買點禮物賄賂他老婆，免得說他誤交損友。至於酒對寫作有無幫助，我十分清楚。只曉得要測驗你的才華有幾分，不妨多飲然後寫詩，醒罷再讀便知。

□你試過？結果？

■結果，我告訴自己：才華不夠半斗，在下尚得加油。

□最後，請別介意，我想問個很冒昧的問題：你何時結婚？因為有人說結婚會妨碍創作，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先回答第二個問題。不是絕對。婚姻有時對創作貢獻很大，所以畢加索、海明威常常結婚；貢獻不小的，像朱西寧和小黑，都是婚後頻創高峯；至於

抱定獨身主義如李昂和丁雲者、婚後絕不生兒女如王文興者，亦多有之。得失如何，真的難說。也許，多妻多事多煩惱也能創作不斷的才高之士，不妨多結婚；無妻無事無煩惱才能靜心下筆的苦學之人，如區區在下，還是不結婚合算些。等而上之，或結婚而無子無孫合算些。

□偉論說完，那你究竟想不想結婚？何時結婚？你的詩人朋友陳強華已經買票上了賊船，你不急嗎？

■這問題由你答還不一樣嗎？

□說得也是。

■本來就是。

□請問還有甚麼要補充的？

■沒說完或遺漏的，請在我以後的作品裏尋找答案。——謝謝你，散髮生。

□更謝謝你，傳承得，我們合作愉快。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吉隆坡中華獨中宿舍 □



傅生承得

*方 昂

你常夢到兩條路
一條通往城市
一條深山

城市傳來燈酒的喧鬧
夜猶未央
深山連蟲鳴也寂靜了

在交錯的路口
有人時而殷切的眺望
時而痛苦的沉思
——傅承得「年少心情」

承得肖豬，今年二十八了吧？他黑髮裏銀絲耀眼，一副老成模樣。要說他三十五六，誰都相信。讀他文章，一派雍容氣度，開闊闊綽，若非思想練達，熟讀人生，焉能臻？而當他杯酒高歌，馳騁球場，登山越嶺，闊論高談，他的十五少年心性卻躍然迸現了。我想這是承得的黃金時代——一顆奔騰年輕的心，一支圓熟老到的筆——這不是許多人企盼的理想結合嗎？

像承得這樣的老成少年，合該有入世與出世的「年少心情」。他出生板城，學成台灣，畢業後執教板島，二年後投向吉隆坡，板城是出世的桃源，吉隆坡是入世的紅塵。他一方面嚮往遨遊山林，一方面又抗拒不了都市的霓虹——那兒有光有熱，那兒才是他施展拳腳的地方。

三十歲以下的，承得是我所知腹中詩書最富的寫作者。每進

他書房，面對他井然羅列，種類浩繁的藏書，尤其是面目森冷的經史子集，我立即矮了三寸。我曾信手抽樣翻閱，十有七八赫然主人的珠筆眉批，我不禁揣想他熒熒孤燈下埋頭古籍的時光，我不禁懷疑他鬢邊早到的霜雪是否預示以後皓首窮經的生涯？承得對詩的企圖不消說，對學術也頗有覬覦，這兩種心向此起彼伏，孰為熊掌孰為魚？他說：「寫詩，是一種解脫／可以痛苦，可以歡樂／可以安身，可以惹禍／可以將滿腔熱血／不留餘地的向白紙洒落」，讀書呢？「經史子集的天地／孔孟的憂戚／竹林的不羈／無數的嘆息與快意」，是我一廂情願的感覺嗎，我似乎在他寫詩的心情中讀到較深的悸動？學術的象牙塔多一個承得不為多，詩的白玉樓少了承得，可要冷清多了。

許多詩人常惱於文行之不可能合一。承得大抵沒有這種困擾。他也並非沒有柔婉的筆墨，如他回想兒時父親對他的許諾，「坐在父親的身後／緊緊摟住樹桐般的腰／一路安穩順風／像極了溜滑梯」，或當他在心底醞釀對母親的一縷縷溫馨回憶，把母親的碗碟看成「白的是流蘇／藍的像景泰」，「翻飛起一隻隻／輕靈的碟」，更多時候，他詩如其人，充滿沛然軒昂之氣，「你想一提筆便提起泰山／堵住滾滾東逝的江河／斧鑿刀刻的痕跡／贏

得天地動容鬼神驚泣／滿腔豪氣」，而每讀到「當黑暗決堤／我只有捻亮自己／形成一柱永不叛變的鑽石／教幽冥驚退，鬼神看清／一雙坦然的怒目」，我不禁莞爾。承得身長近一百七十公分，體重逾一百六十磅，以這種鐵塔身材，配那張鬍鬚黑盤臉，嚇退虛張聲勢的魑魅是綽綽有餘的。

曾與承得同遊板城極樂寺，參拜百態千形的佛像，我自嘲是枯佛，謔承得為肉佛，因我瘦骨嶙嶙，承得則肉多且厚；事實上，這位六根不淨的肉佛不只嗜肉，甚且好酒；他的詩香是否皆醞釀自人馬標或竹葉青，我不得而知，我所知道的是他往訪大山腳諸子，常單騎携鎗標呼嘯而去，匹馬帶酒呢呼嘯而回。

承得好些詩也確是酒氣撩人的：「若厚薄均勻／人馬標或竹葉青／一次，就乾盡一瓶」，「斟滿高舉，不邀月，也不／銷蝕心中萬古的大石」，「三杯下肚／遂無盪氣迴腸的花香」；我倒不曾見過承得狂斟鯨飲，畢竟，他並非為喝酒而喝酒：

遂只淺酌
便將杯子藏起
因為痛心，三分醉意
因為痛心，七分清醒

承得待人看事，帶「一些憤激和清狂」，是否正因為他的清醒多過醉意？



卡爾達版畫

正當他在「竹葉青的酒溫醇濃／把槳一划／便有浪澎湃／心一酸；心一酸／便千里也算到了家」，思家懷國的真情不知不覺流露了。

在枋城，承得最常相往還的是大山腳諸子。濟濟一堂的詩人小說家之中，三十以下的獨他與黃英俊（楊雪）。其他皆望四晉五之輩。怎麼說都沒春秋正富承得的包心熱血。承得年庚最小，稱呼菊凡、艾文猶師前師後（我至今猶回味承得初識我時那聲必恭必敬的方老師），雖然大家以文會友，平輩論交，可是，我常懷疑承得的白髮是受中生菊凡的感應所致。宋揚波說承得下筆為文，真知卓識遠超其年齡。焉知早熟的心靈不是受大山腳諸子橫秋老氣所浸逼出來的？而周旋於衆子之間，年輕如承得會不會偶爾覺得不能暢其所言，快其所行呢？

我猜，承得欣然應允擔任朝氣蓬勃的天蠟星文友會顧問，是他年輕細胞一種潛意識的催促，一種自我報償吧。

承得擅於銘史入詩，這類篇章頗得英俊心許。我卻偏好他一些玲瓏巧小的短詩。如「修道」，就有那麼輕快靈動的句子：

衣帶翻飛是翻飛的外界
心底沉凝是沉凝的五嶽

最後一段：

溪水
清涼
流
過
萬
壑

我真想不到這條大塊吃肉，大碗吃酒的黑大漢竟有這般冰清玉潔的空明心境。

而每言及母親，就觸及承得最多感多溫柔的部份：

我常想起母親
那份酷愛紙花的心情
她將大紫大絳
插入瓷瓶，擺設客廳
也不管它耐不耐風雨
也不管它耐不耐陰晴

母親為甚麼愛紙花？兒子為甚麼把母親的紙花入詩？

失掉生命的活色生香
終歸教人沮喪的單調
她卻微微一笑
因此，也沒凋落，也沒哀傷

母親衣帶漸寬的不悔，兒子輕描淡寫，款款道來，筆觸恰到好處。當他敘說與承積之間的默契：

二弟，彷彿前生
我們便立了盟約
雙親膝前
必有一個問候飽暖

必教另一個
遠方心無牽掛

感情潛而不藏，深而不濫，拿捏極有分寸。

當月缺之後，必定月圓
那時，二弟
我們再傾訴久別的思慕

走讀至此，我不禁嘆道：承得承積兄弟若此，此生了無遺憾！

近作「精神病患手記」編號八六〇九二五，以隱形的M字佈局成篇，意在沛公，別顯匠心。承得詩風一向明快，這一輯「精神病患手記」多了一份曲折幽微。尋幽的讀者雖然多費心力，柳暗花明後的驚喜卻絕對值得。

承得不寫詩時，不只喝酒，也寫小說。他甚至有意用右手寫小說。小黑對承得的小說極為稱道。我卻以為在量而言，承得的小說尚不足以成氣候。

駱耀庭曾與我月旦承得詩作。耀庭以為承得的學問有時恰是阻塞他詩脈暢流的胆固醇。我頗以為是。不過觀其近作，斧鑿痕跡已泯，佳境在望。尤以晚近刊登蕉風幾首，不但音調朗朗，詩思迴環，而且個人風格已露端倪。我曾贊同承得筆分兩路，同時進軍詩與小說，如今，我卻要說，承得，專心朝拜詩的繆思吧。

□

夜

◎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

星期一 凌晨二時

雨在周圍，不曾停過
冰寒的平原，有人
自夢魘轉醒，復墜入
黑暗渦漩的中心
一杯人馬標流進食道
不自然的暖意，攜帶
黏黏貼貼的蛇蜒感覺
身旁黑影，仍披着
玲瓏輪廓，曲綫
從這山起伏到那山
昨夜，捺捺不住的跳動
在翻覆後才肯雌伏
所有的喘息，所有的姿勢
都為最原始的追尋

但在頂峯，在迸發
七色熔岩的剎那
夜雨，不曾停過
從滂沱，到淅瀝，再滂沱
像鼓陣，像針刺
輕輕重重的牽動神經末梢
教每吋肌膚，鬆鬆緊緊
不由自主的拉住
竟鉅細靡遺的清晰
像體內，鼎沸的血液
時緩，時急；時強，時弱

雨

沖擊陡峭的兩壁

那聲音，也在耳旁盪激

◎一九八六年七月六日

星期日 晚上十點

各位同志，這次的緊急會議
討論改選面對的難題
股票市場的升降變化
不比政治局勢的詭譎
從溫柔鄉把各位拉起，咳
抱歉，那秘密的黑甜窩
換上是我，也不情願
但事關大家的利益，咳
我該說：黨才是大前提
——是的，應言歸正傳
大山腳區會傳來消息
卑鄙的敵人，花招日新
民主的外衣，華教的旗幟
從橋費路稅到種族極化
層出不窮的鬼域伎倆
掀天巨浪的敏感話題
我們要武裝自己
枕戈待旦，迎頭痛擊

咳！當然，親愛的同志
爲了選票，爲了
寄予厚望的四百萬人民

* 傳承得

有些禁區，我們的宣傳
仍要小心翼翼的碰及
言論的限度，全看技術
——咁，是的，先得照會
馬首是瞻的成員黨
同撈同保，暫且放鬆
改選後再將雙唇閉緊
大山脚方面，由我親去
耳提面授，鼓舞士氣
且看我，化腐朽為神奇
咳，各位的汗馬功勞
黨方面絕對不會忘記
打起十二分精神
時時刻刻，自己提醒
有黨無我，為民為國

◎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

星期一 凌晨三時

精液般的白色魂魄
原是虛無，自煙灰缸
裊裊盤升，散入虛無
夜雨，依舊未停
自星月遁逃的空濛
掃射刺芒，佈滿蒺藜
在冰冷牆角的背面
有人，懸掛血絲雙眼
探索天亮後的方向

並回想：曾挺胸
放言抱負，對偏差錯失
敢於疾聲痛斥
教斑黛合，傳開
一陣又一陣的迴響

知識精英，社會改革
用熱血揮就的藍圖
四百萬同胞，明朝看我
扭轉乾坤，教河流
平均滋潤所有的稻田
教土地，一視同仁的
茂盛花木；至少
教憤悲的，可以怒吼
怨懣的，有淚水疏洩的管道
在不平的決策通過之前
國會大廈的桌椅
曾因噴火的容顏而恐懼
後來有了機遇，有了賞識
有了財富地位與家室
開始瞭解婉轉、溫和
以及所謂顧全大局的真實
黨國才俊，為民喉舌
多少假相，多少虛名
猶然不止啊綿綿夜雨
洶湧心意，正惻惻悠悠

夜

◎一九八六年七月六日

星期日 午夜十二時

這種鬼天氣，媽的

召開這種會議

——有黨無我？無黨有我

爲民爲國？禍民禍國

當初未上台，罵人

山頭主義，獨食難肥

批鬥、整垮、剷除異己

十年河東的，如今十年河西

權力的滋味真甜

有機會必得親自嚐嚐

那時候，要鼎力支持哦

我做主席，你當署理

副的再瓜分給聽話的

像這種生活：在斧斤邊緣

在鷹翼的陰影下

丟他媽的沒那個才能過

開始培養自己的勢力

趁選舉，一切都便利

收買人心不必本錢

多批准幾塊地皮，老弟

政治便有了資本

多學主席，帶眼識豪英

他給五百，你出一千

再加點狠勁和運氣

媽的，誰不平步青雲

雨

那龍椅，嘿，有個聚寶盆

十萬拾錢，只屬等閒

拿百萬禮籃的，怎會批評

——華社，媽的我忘記分析

每個華人政黨和領袖

都被稱或目封是救星

多不多，少不少，老弟啊你

嗯，這鬼天氣，倒是

翻雲覆雨的好天氣

只有白痴，才站在這裏

◎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

星期一 凌晨五時

夜雨兀自落着，綿亙無垠

思緒也騰空翱翔

古希臘的 *candidate*，一位

坦誠純潔的白衣候選人

而非美衣足食，品格喪墜

盜聖賢以市仁義的政客

妓女一天賣身兩三鐘頭

蛇手領袖，日日月月

用技巧智能賣良知與靈魂

賣四百萬個渴望和前程

理想國或歌珊地，不在這裏

烏托邦或桃花源，無限遙遠

只有腳下的泥土最實際

縱使山險水惡，縱使有人

鬻官名貪利祿而不要膚色民族

* 傳承得

不必氣餒，四百萬個可能
血仍未冷，思想猶靈
有壯志而無畏懼的
時刻一到，必蜂湧羣起

夜雨兀自落着，浩瀚廣袤
八方，除了風在嚎啕
水勢瀾瀾，聽不到
其他振奮人心的聲響
脈膊的跳躍、熱氣的呼喘
禽獸的飛奔、隔鄰的登音
光亮，更是遙不可期
像一塊燃煤，沈壓
在千重萬疊的朽木下
——是的，總有一天
必教嘖咄化成雷鳴
微微，熊熊；枯槁，烏有
火終將熄滅，但焦土
一個充滿生機的墳場
必讓摩天巨樹，迅速成長
可以擎起大纛，可以
枝葉蕩鬱，蔭庇千里
——是的，倦極暫且睡去
夜雨淫淫，縱使醒時未停
只要鼻息順暢，耳聰目明
必有滌新河山的天氣

稿於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六日

* 鄭板橋 雨深風定葉重枝歌



山雨欲來

山雨欲來，曲徑風緊
古樹洞空的枯榦，指揮
四面楚歌急驟的擗撥
小心，月如，前頭多難
我們得戰戰兢兢，留心
枝桠擋道，石走沙飛
所有伴奏的天籟，可能
盡是掩飾巧妙的咒語
或死神喋喋的冷笑
在陰霾的背後
在光線疾退的上空
他挪揄的睥睨
有人自投毀滅的懷抱

妳的驚悸，月如，自內心
傳來，婉轉的傳達
一份輕微的責備：明知
山會咆哮，林壑會無情的
吞噬所有的生命
然後教溪流，沖去暴行
半點也不留痕迹
妳的手，我僅能沉默的緊握
月如，那是無言的辯說
明知山雨欲來
陷阱熱忱的招手，危險
用最隆重的儀式迎迓
這趟行程，我堅持要走

山雨欲來，小樓風緊
斷壁殘垣，在門外

呻吟破碎的身世
且聽，月如，還有竹簾
在窗口頻報漸強的吹角
我們得如履薄冰，留心
棟摧樑折，瓦散牆倒
蟻蟲會築起巨穴
嘲弄我們付出的血汗
在半頹的籬笆，禽獸
會譏諷我們孱懦的骷髏
恥辱是羸弱的退縮
粉身碎骨才是無畏的拚圖

妳的擔憂，月如，自眼神
流露，哀怨的訴說
一份固執的後果：明知
狂飆與淫雨，足以
塗抹歷史的真相
粉飾虛偽的記載
教黑白忘掉彼此的面目
教良心賤賣自己的言語
月如，那是最終的顧慮
明知山雨欲來
我仍得上路，仍須跋涉
情勢，不讓我們有所選擇
時間，不站在我們這邊

山雨欲來，頂峯風緊
滂沱的預告，針刺雙耳：
回頭啊回頭，道途已窮
笑吧！月如，卑陋渺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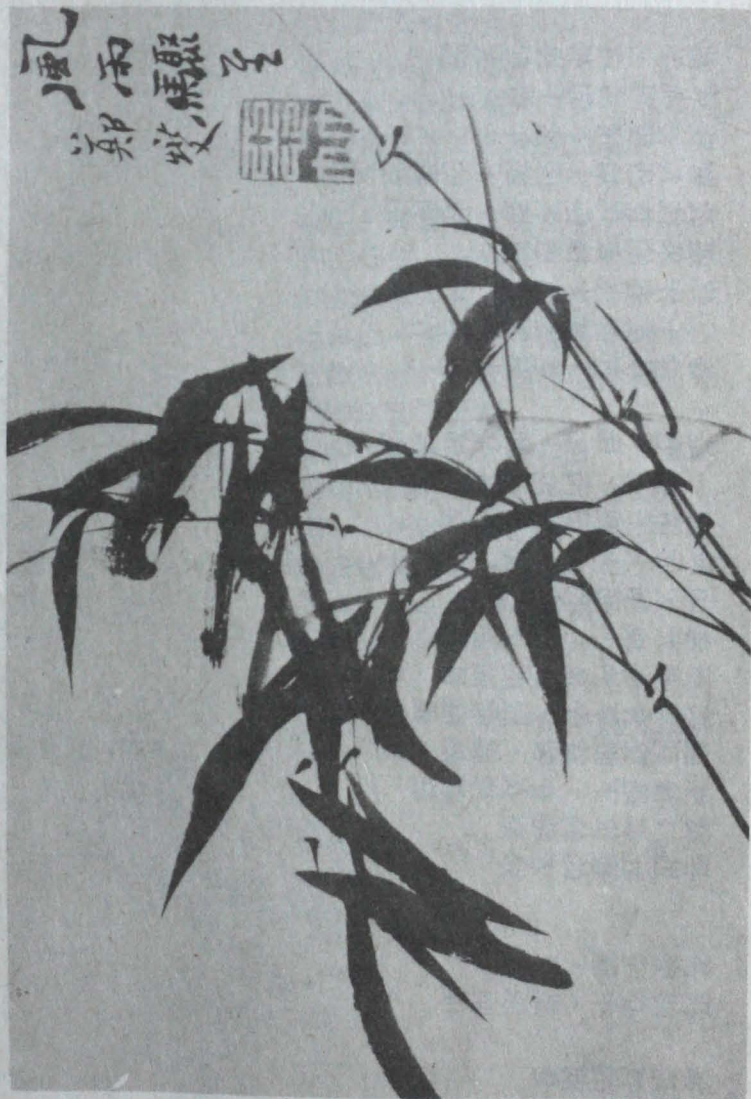
* 傳承得

只能徒勞的嘵嘵
像無謂的政論，四伸魔爪
掀落異族的頸項
但炎黃子孫，原就多災多難
走入風雨，走出歷史
肩膀尚濕，另一次的長征
已在心中擬好，另一座天險
另一番吹打，已在前方
建起城池，固若金湯

妳的平靜，月如，自步伐
顯示，堅穩的強調
一份不移的信念：明知
無法痛擊，可能絕滅
洪濤和山崩，可能
淹埋一切的代價
妳仍挺拔如斯，傲岸如斯
用金睛火目，逼視曲邪
月如，那是至高的節操
明知山雨欲來
仍洞明心志，礪煉行徑
未必克敵教天日重現
肯定邁進讓暴虐駭驚

一九八七年九月九日初稿

* 鄭板橋 風雨驟至



《趕在風雨之前》系列

浴火的前身

甚麼時候，月如
我的心中，交織風雨

當年，項羽揚起火把
焚燒阿房的手勢
我曾親睹；當年
驚人烈焰，像霸王的轟然笑聲
教往昔化作灰燼，教蜀山
運來的畫棟雕樑
化作春泥，茁壯一株
三千丈直插雲霄的碧竹
等待殺青，重寫史書

是吧！月如，就是那樣的
一場火，滂沱三月不熄
流傳千載不熄，一場
熊熊大火，一面
碩大無朋的明鏡
自天地中心破土而興
照清德治暴政的面目
讓一介草夫，跟前凝視
直到雙眼皆裂，腸熱心焚
然後跪下，在衣襟翻紅
胸口波伏的時刻
靜思社稷的去路

甚麼時候，月如
我的心中，風急雨促

那是我的前身

在火海對岸，浴着血色
輕輕顫抖的前身
青筋暴現的手，按滿鞘
鋒芒欲露的劍意
也許，一揮出，擊起直入
風起雲湧的國度
以龍吟，淹沒舉世的
唯唯諾諾。那時，月如
血色是我的戰袍
——也許不；一進擊
就折損，長埋土中
聽紅綉不自量力的嘲笑

是吧！月如，就是那樣的
嘗試，否則如何甘心
如何填滿今生今世
太多太多的空白，如何
在唇冷齒寒，肉枯骨朽前
說：喝！成王敗寇
或怨天意的乖舛
我是緊緊提醒自己的，月如
一道疤痕，一個胎記
在那火前，我確曾經
濯足、沐髮與淨身
曾經虔誠的披上豪情

甚麼時候，月如
我的心中，風狂雨怒

是的，狂怒，因為在這地方

* 傳承得

有人高唱言行不一的理論
有人散布煽情的課題
關於政治、文化、經濟和種族
更有人識了時務，收了名利
成為目相殘殺的豪傑英雄
縱使無劍，也要高舉雙拳
緊握，教噼啪的火光四迸
甚至焚然筆直的肉身
教魑魅魍魎無所遁形
教歷史重翻新頁

是吧！月如，就是這樣的
炯炯烽焰，熾熾爆爆
可以燎天，可以焦地
可以教麻木不仁的心靈
在午夜，被這赤燎驚醒
冷汗流罷，加入自焚的行列
確保熱忱不熄，薪火不滅
是的，月如，這場火
淫雨三月也不低頭
銅牆鐵壁也會燒溶
這場火，是我殷殷的期望
從前生，帶到今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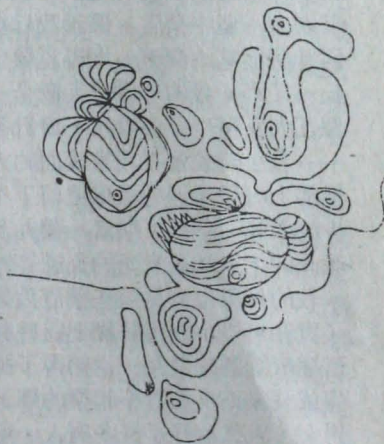
甚麼時候，月如
我的心中，雨晏風收

甚麼時候，在雨後，我們
不打傘，在林野的小路
緩緩漫步，款款深談

頻頻輕笑；或有泥濘
但在清溪，在柳蔭
我們悄悄去掉鞋子
看水底流雲，看青空
看一雙亮麗澄澈
連鴛鴦也駐足羨慕的倒影

是吧！月如，就是那樣的
清平心境；在清晨
有荷鋤農夫的吵啞曉唱
在黃昏，成群牛羊喧嘩歸欄
而舊舊夜月，傾聽院前講古
或書房朗朗吟誦
是吧！月如，往聖前賢
洒洒皇皇追尋的世界，這是
諸子百家傳下的理想，這是
謀臣說客滔滔論辯的目的
這是；這是我浴火前身
唯一記得的心願

一九八七年鬼節晚稿



記我的母親

*姚 拓

她不識字，她沒有讀書，
但她有她做人的原則。
她寧願天天咳嗽受罪，
卻不願留給子孫一個壞的名聲。

在我的親友之中，能令我終生欽敬的為數不多，因為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缺點。我的母親，當然也有缺點；可是，她的優點可以涵蓋她所有的缺點。我現在甚至覺得我如果不把她的平生事跡寫出來，不僅有愧於我的後代，而且也覺得對不起能讀到本文的讀者。

按道理說，我的母親一生生於鄉村，死於鄉村，從沒有出過遠門，既不能讀，也不能寫，不會做生意，不會耕田地，甚至她叫甚麼名字我都不知道。（我們鄉間從前有個陋俗，出了嫁的女人從不當面說出自己的名字；所以，我們只知道她姓張。現在我的身份証上母親的姓名是「姚張氏」——這是我從古人碑文或戲曲中學來的，其實有點不通。）

一個人人生在世，名字只是個符號而已。有無名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或她能否「深刻

」或「永遠」活在他們的兒女的心田之中！我的母親是一個目不識丁的鄉下婦女，但她卻能深刻而永遠地活在我們兄弟姐妹以及兒孫們的心田，並且彌久長新。

我的母親大約在生我三哥的時候或者是在這之前，就得了可怕的肺病。那時候（約在一九一〇年左右），肺病是不治之症，很少人會逃過肺病的魔手。我的父親有一個中藥店，據說我母親因肺病而吃的藥渣，堆得竟像小丘一樣高。我的外祖母大概是一個江湖女醫生，會看病，會針灸——我小時候曾在我家後面的大屋樓上，發現過外祖母遺留下不少的藥箱、藥囊、藥盒、藥丸及長長的銅針和亮光光的灸罐等物。我的外祖母看見這些藥渣丟棄了實在可惜，使用麪糊把這些藥渣搓成圓圓的藥丸，送給得了肺病或長咳不止而買不起藥的鄉下男女，居然治好了好多病人。可

是，我的母親的肺病，終其一生始終沒有治好。現在想來，也許是她的肺病結了核。但她的肺結核一定相當大。我比我三哥小十二歲，也就是說，母親生我的時候，已經與肺病掙扎了十多年年頭。我長到十歲左右，一直和母親同住一個房間；鄉下的房屋多數低矮而不通風，尤其是在冬天，連門窗都關得密不透風。我居然沒有得到肺病，說來也是奇跡。

因為我每天與母親同住一房，所以特別明白她因肺病而身受的痛苦。每天早上大約從五點到七點鐘，她會一直咳個不停，寫到這裏，我仍然能夠清晰地記得母親連續咳嗽的聲音。她一直不停地咳着，一聲連着一聲，非把肺裏的痰吐出來不可，有時候會咳得上氣不接下氣，甚至眼淚與口水並流。這一聲聲驚人的咳嗽，在我聽來，真是痛澈肺腑，我常常蒙着被子暗自流淚禱告，恨



* 劉牧石水墨畫

不得自己能代替母親承受痛苦。她的床頭置放着一個痰盂，她每天早上要吐滿整個痰盂，一直到天色大亮之後，她才能停止咳嗽，而這時候也正是她起身工作的時刻。不論冬天夏天，天天如此，從她三十歲開始，到她六十四歲去世為止，三十多年來，咳嗽沒有一天離開過她。

我們一家大大小小十多口人，沒有一個人不為母親的咳嗽而難過傷悲，幾乎甚麼醫生都看過，甚麼藥方都試過，甚至喝過黑羊血，吃過青石粉，但都不見任何功效。可是，只有一種方法，可以讓母親第二天早上平平安安地睡到天光，連一聲咳嗽也沒有。

這種方法是甚麼？便是在頭一天晚上十點鐘臨睡以前，吸一口鴉片烟。我們家是個小康之家，那時候鴉片烟公開出售，價錢不高，我們家中可以負擔得起。而且是在民國初年，吸食鴉片的

人和現在吸香烟的人相差不多；用鴉片烟招待客人是很平常的事情。我小時候就曾不知多少次躺在鴉片榻旁聞吸鴉片香噴噴的氣味。所以，我的父親與我的大哥曾多次勸告我的母親：不如天天晚上吸一口鴉片烟，免得每天早上受咳嗽的折磨。大家猜一猜：我的母親如何回答？

她說：「我寧願天天咳嗽受折磨而死，也不願因為要治咳嗽而染上鴉片烟癮，我不願我死之後，我的子孫在他們的永遠記憶中：我是一個有鴉片烟癮的老太太！」

不論家中人如何勸說，我的母親明知一口鴉片烟可以免除她早上的痛苦，但她堅決地不作第二次的嘗試。到她死的那一天為止，她沒有再吸過第二口鴉片烟。

我是我母親最小的一個兒子，我至今仍為我有這樣的一個母親而感到非常自豪。我也常把這

個故事講給我的子女們聽：他們的祖母是世界上最堅強的女人之一。她不識字，她沒有讀書，但她有她做人的原則。她寧願天天咳嗽受罪，卻不願留給子孫一個壞的名聲。人死後又有甚麼知覺？為甚麼要保守身後的聲名？既然全家人都勸她吸鴉片治病，她居然那麼堅決地拒絕大家的好意，這表示她不但具有判斷力，而且也證明她具有無畏的勇氣，能坦然地去迎接病魔的折磨。

我的母親親身給我的這個教訓，使我終生受用不盡。當我頹唐、怯懦、意志薄弱、精神恍惚的時候，我時常用母親的親身體驗來鼓勵我自己。我的母親以一個單薄帶病的婦女之軀，居然能忍受三十多年的日日熬煎，那麼，我受的苦、受的罪、受的挫折，又算得甚麼呢！

我從內心深處，為我的母親而自豪！ □

自救

*塵 僧

人有着可貴的情操，
也有醜惡的一面。
幾乎每個人都是雙重或多重性格的。
然而我們卻一再地
忽略了我們最可貴的一面。

1. 該怎樣形容人呢？

每次一接觸到這樣的課題，
內心就有一種莫名的感受。

在某個程度上，人的確有着
難以估計的力量，但與大自然或
宇宙一比較，人又顯得那麼渺小。
而人類在此渺小的地位中，卻
又時常表現出其無限的力量。因
此我們是不可能對人類作出準確
的評估的。唯有認清人類的能與
不能，努力去做好一個人的本分
責任。

人有着可貴的情操，也有醜
惡的一面。幾乎每個人都是雙重
或多重性格的。然而我們卻一再
地忽略了我們最可貴的一面。

當然人類能在地球上生存，
也是經過許多的挑戰、失敗與淘
汰，終於才建設了這樣的一個環
境。我們實在沒有理由再由自己
毀滅它。

我們無法預測將來會發生的
事，但我們本身的行為及作法，

卻往往可以看出我們可能的趨向。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我們發現
這個趨向是危險的。除非大部份
的人類依然保持良知，努力發揚
，否則我們必會自我毀滅，而不
必等到大自然來淘汰。

然而我們更需要往深一層去
思考，因為可怕的並不是地球或
人類的毀滅，而是這種毀滅造成
之力量，將使生命的輪迴又往低
處墮落。

不過我們無需恐慌，只要人
類真的要好好生存，發揮人類的
優點：智慧、仁愛、努力，莫斗
爭，勿損害，便能和樂共存。

2.

學佛者應該逐漸地站起來，
也即是說能夠靠自己的力量去解
答一些問題。有許多佛友提出的
問題，是平常的，他們本可從已
有的資料中獲得答案，但他們卻
還是來信詢問。這樣已經使他們
養成依賴的態度。有些甚至只要
多作思考即能瞭解的問題。他們

也不敢去動動腦筋，這使我感到
難過。

由於我很少願意這樣做，而
寧可自己去找。這或者使我花多
一些時間，但無疑的，卻使我對
這些問題及答案有較深刻的印象。
也因此我更能夠貫通一些我本
不明白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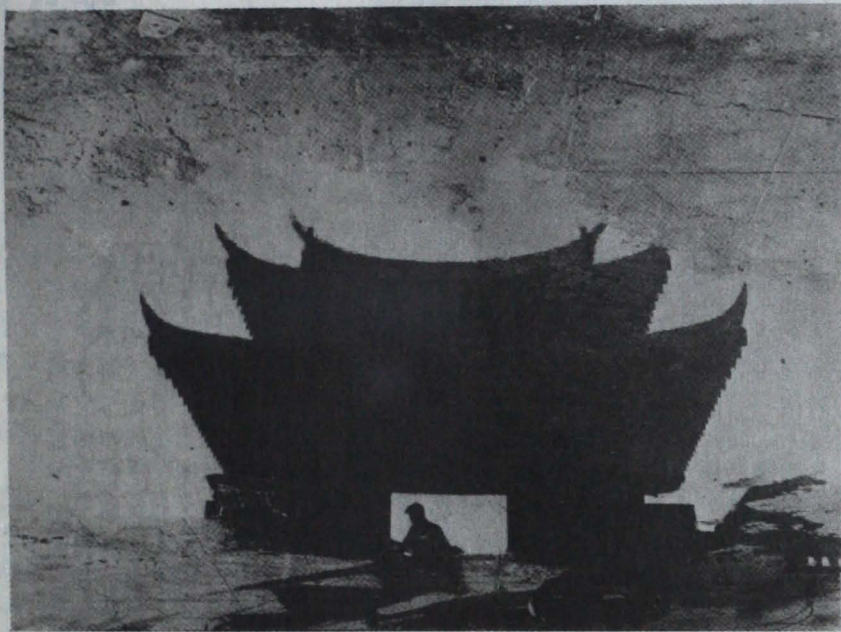
我當然還有許多不明白的，
但我卻有更多的收穫。我之敢以
弘法及寫點東西，只不過我知道
我雖然懂得不多，卻也有值得讓
他人知道的。因為有些我所懂的
，或許就是他人所不懂而想知道
的。總之是覺得有責任和需要去
發表。也因為如此，更發覺到自
己還有很多想去尋求，使自己有
更進一步的瞭解，更需要通過深
思及修持，去體會証驗。

而我寧願多花時間，自己去
找去行，而不是依賴他人。

3.

那種空洞的感受，有時竟然是
深刻的。

* 林柏樑攝影



我算起來，我不是喜歡爭鋒好勝的人。但是當看到許多人的成就，又看到自己的力量薄弱，就自然而然地感到慚愧了。

難道我不能有更大的作為？我不能為佛教及文化的傳承與開創，作出更大的貢獻嗎？

我雖然喜歡看書，但卻很少去系統地閱讀，這使我無法專精於某一領域的學識，進而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

對於自己的沒有成就，而感到難過。此處所謂的成就，並不是以個人為主的。我只希望能在量方面的廣之外，更有質方面的深。如此方能豐富文化事業。

雖然在某方面看起來，我也有一些值得歡喜的，但我知道那是不夠紮實的。對於那些只注重排場的熱鬧，而忽略內涵的重要之工作，我有幾分的反感。或許這也是不好的，但因一般人常常被排場的表層工作迷惑了，忽略了應更進一步去深入發掘其內涵

。因而使文化事業無法更深地紮下根。

或者我們應對一些工作做一些比較坦白的檢討了。

4.

對於我們生存的世界，以及共同生存在一起的人，我們並無法有一句絕對的話可以形容這一切的。我們花多少精神去研究、瞭解，有時候竟然會是多餘的。無論作任何肯定或否定，都會有所偏差。因此縱使用盡一切文字來表達對一切的認識，也只能表達出其部份的真相而已。實際上從來沒有人真正對人類及這個環境，用文字和語言完全表達出來。

佛陀透視有情與宇宙，但他也有許多話是不說的。因為他知道那是不需要說的，有時則是無話可說。

當然這並不表示有情或宇宙是神祕不可知的，只是因為我們對事理的迷惑，而使我們無知。

一切存在的事相是複雜的，

雖然必然依於法則運行，卻呈現了千差萬別的現象，這使我們因其表相而迷惑，便在光影上去追逐。當然就無法真正把握一切的本性及現象。由於瞭解不夠，使我們在偏執中，作出我們的判斷，出現了不正確或偏差的論點。因而又引發許多複雜的心態及行為，導致此一世界更趨向複雜化。

我們其實可以透視一切事物的本質的，但卻又寧可使自己在表相中迷惑。因為在我們的感覺上，那可以使我們獲得某種快感或快樂。雖然是短暫的，但至少在接受時，我們會以為它是實在存有的。大部份的人一面滿足於此，又一面不斷地追求新鮮的。因此我們被外塵對感官的刺激左右了我們的思考力，造成了不斷地追求、不停的輪迴。

反省，自救，是解救之道。

八七・九・廿七・雨城

□

書簡三封

第一封 阿宿寄自美國

蜚蟲：

今天我們這裏是 football Saturday，一街的人。陽光十分好，六十多度的氣候，聽說下午會升到八十多度。如今沒上學，沒 activity card，跟人家借到一張，讓了給弟弟跟白船去看，我們三個女生留在家看 TV 的播出。其實球場只在對面，就是不甘心，熱鬧在樓下偏偏不關我們的事。

回到這裏已一星期了，天天渴睡。其他人都上學了，我卻無所事事一直想睡覺，不敢寫信給阿為，因為稿沒寫。回想到回馬三個月，好像完全不存在，但看到一屋子的人，這是事實。我是回去了再回來。一切東西好像很遠又似不存在。大概還在「昏機」中。感覺十分複雜。

這次離開，沒有上次那麼傷感，唯一忍不住流下淚的是，老姐在她家後的交叉路中等我們路過，帶着沒上學的小女兒，叫她對阿姨阿舅說再見。小女娃才十六個月大，下次，下次我們再回去，不知她印象中是否還有阿姨阿舅……走前的一天，老姐的大兒子跑來大聲對我說：「美國阿姨（這是他們分稱我們的號），

你們是不是明天就上飛機回美國？」我應是，他就轉頭對他唸一年級的弟弟說：「是不是，我都說是了。」他們大概不曉得分離的痛，下次，下次我們回去時，他也許可以駕車來接我們了。上次我們走他還沒上學哩。

還要不要升學這問題，依舊困擾着我。呆在家中，不是不好，安安樂樂一天又過了。我怕將來。去圖書館看到一些未畢業的朋友，才開學第二天，已忙得喘氣不過來，一直向我 complain 這個 paper 要 due 那個 paper 要 due，過來人，當然心知肚明這種熱鍋上的螞蟻感受。又有點怕回到這種壓力的世界。（沒壓力的生活又嫌太苦悶，難怪阿 Y 要罵：真資產階級。）

其實，我一心一意想呆下去，做份工，得空八八。也要三十歲了，還想要甚麼？但「身不由己」。所以呀，妳莫要嘆「欠東風」……但，我老公一直說，三十五歲，四十歲，女人能拿到個博士已很不錯了。唸點書啦，慢慢唸，又不急着去賺錢……。一直刺激着。另一方面我又怕再不唸書（又沒工作）久了，把苦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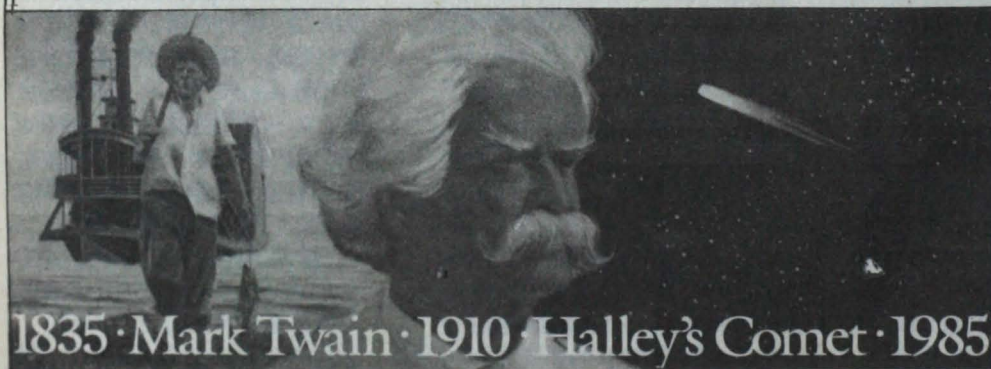
而來的「功夫」都忘掉了。要張空文憑來做啥？

呀是了，我已把頭髮剪了，現只到齊肩而已。我那把頭髮，全世界的人都好像與它過不去。在家，「兩方家人」天天叫我剪，回來這裏，朋友一見面，又是那句：我以為妳回馬來西亞剪掉了……脫得一地頭髮，老公又不喜歡。好啦，好啦，剪就剪，四年的忍耐力到此為止。阿妹還說：有甚麼了不起，剪了還不是會長。人到底是情長的，雖然有人說髮是體內排洩出來的髒物，但隨了我這些年，我還是愛它的。（雖個個說短髮令我看起來「清純」多了，還抵不過心痛我那四年情長。）所以，你叫我怎忘掉馬來西亞，我在那兒過完二十一歲生日才走的。

好了，後會有期。祝大家最好。

阿宿

P/S Mcdonald 那落地長玻璃，有時下雨有時晴天，我看到我的朋友下了班趕來……（謝謝。）



* 這是阿宿寄來的郵簡上的圖樣，是紀念哈雷彗星的。

1835 · Mark Twain · 1910 · Halley's Comet · 1985 天涯書

第二封

家毅寄自倫敦

韻兒：

謝謝你的信。這幾個星期連續好幾位朋友來訪，便忙了一陣。《蕉風》一路來都收到了，謝謝，近幾期有好些都很好看。剛收到香港電影節那一期剛正好邁克在這裏。牛忠和早慧都寫得很好，這裏不免技癢，有時間一定會寫稿與你，很想寫小說。

這裏工作生活「忙碌」自不消說，工餘又「忙碌」這裏去那裏去，找朋友「風花雪月」去。倒是近看了一些中國電影，這裏正在放映《盜馬見戎》和《黃土地》一樣令人眼前一亮。近來最心愛的當然是侯孝賢。去年電影節看到了《童年往事》真是很好。不禁想起歸有光。

書目前正讀着《餘韻》（林批本），是和邁克借的。另外交疊讀着 Robert Bresson《電影筆記》、《柏索尼里》和 Tarkorslay 的《時雕》，還有一本近來重版寫意大利十四世紀壁畫的書。（像開書單！）也許十一月十二月會到意大利去，希望重遊羅馬，重看一些朝思暮想的十五、六世紀的建築。

美雨子曾經打過電話來，談了一陣，她說她如果再經倫敦會再打電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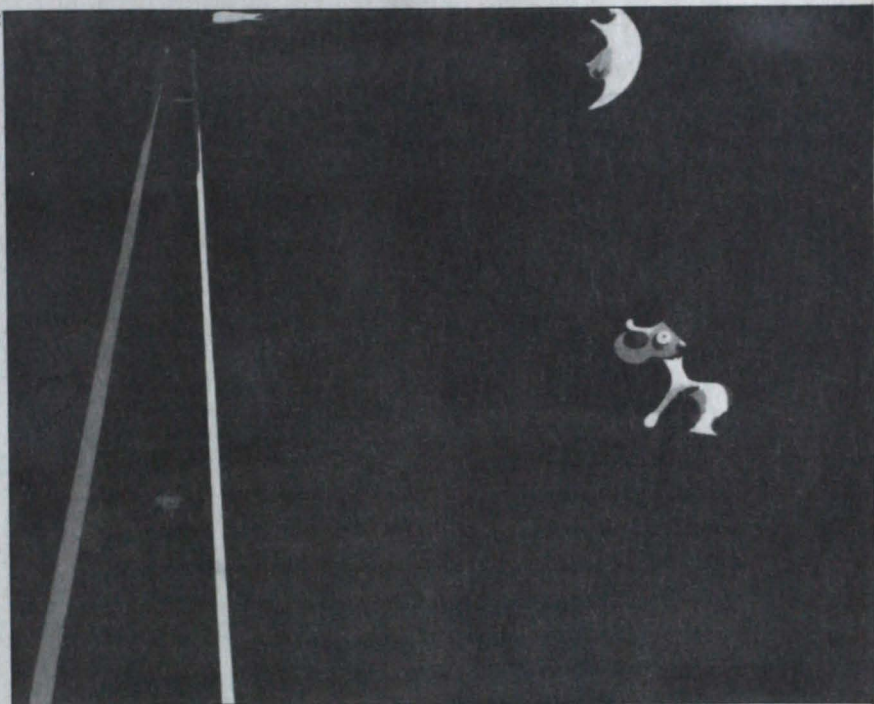
有沒有人聽 The Smiths 呢，如果動筆，要寫的一定是這一支英國樂隊，看着他後褲袋子插花唱歌至今都四、五年了，是舊新歡。

再談

祝

好！

家毅



*家毅的卡片上有一幅畫，是米羅的《吠月之犬》。

第三封 張錦忠寄自高雄

韻兒：

收到你二封信，再不給你寫信，恐怕要被你罵死了。我開學了，而且十月要考一個很重要的試，你要我寫的讀書專欄恐怕只好擱下來了。但沒有不答應，等我考過了試再給你寫好了。你信上說大家都往美國跑，令我羨慕死（有乜門路啊？）。

你上封信說的「山下眼」是誰啊？我只知道他給《學報》寫過稿，anyway，幫我謝謝他時候他祝福他，有空來台灣玩時我招待他好了（只限高雄）。

《椰子屋》也收到了，又破又爛（都是文瑞惹的禍，用那麼薄的紙寄），附有文瑞的信，令我十分感動，最近聽了 Susanan Vego 與 Dan Hill 的歌，原本要寫歌話，也只好作罷，實在沒甚麼勁（都是考試害人），遙想

當日返馬，莊若要我寫歌話的情景，尤歷歷在目呢。

看到《蕉風》上的人都喜歡《戀戀風塵》多過《恐怖分子》的樣子，覺得深得我心。侯的新片《尼羅河女兒》上片了，也去看了，還蠻喜歡。但是《桂花巷》（陳坤厚導）頗差，千萬不要去（只喜歡他的《結婚》與《小爸爸的天空》）。譚家明的《雪在燒》好像《殺夫》的現代版，還有就是金馬獎國際影展又要辦了，不知我能抽空看幾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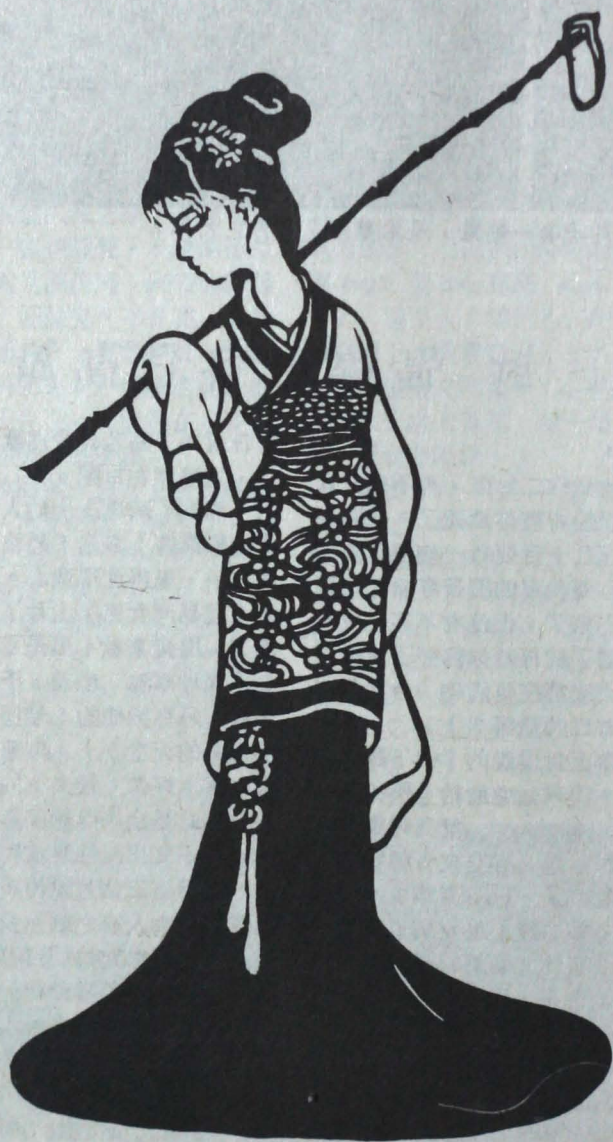
台灣這三個月變得更多，有令人憂也有令人喜之處。我恭逢其盛，也連帶想起我們自己的地方，只會變得更不適合我們這樣的人了，不由感慨系之。

姚先生可好，還忙着出國嗎？
祝好

張錦忠

誰解病中味

*邁 克



列藏本《石頭記》影印出版，對紅迷來講自是莫大喜訊，平裝本分六冊，東摸摸西看看，有種不知從何說起的感覺。外行人隨手一翻，只會得批評抄手的字：「這個好看。這個像小孩字。這個太亂。」倒似坐在電視機前看選美，參賽者魚貫出場拋頭露面，任誰都可以評頭品足。有一個抄手的字寫得真的好，挺秀瀟灑，抄的可又是題詩吟詞的幾回，更是開正戲路，讀得特別入神。外在美實在佔便宜，只虧了其他寫得普通的抄手，一樣捱更抵夜字字辛苦，相形之下變成戲肉與戲肉間的過場戲。

抄手的身份無從稽考，皆因為字美，引起種種臆想。《紫簫記》裏一群才子聚會，免不了舞文弄墨，書僮青兒湊趣也題詩，詩風近杜子美，花卿便笑道：「他的詩倒被你小使們抄來抄去也抄熟了。」可見古時的書僮間也兼任抄手。份內事多，又不是正途，除非天賦異稟，否則一手字很難練至純青地步。像《石頭記》那一位的神韻，想是職業抄手，或者飽學的文人騷客——他的

錯字別字也比別人少。

新近山東文藝出版社印行《紅樓夢辭典》，分「詞語」、「詩詞」、「人物」、「紅學」四部份，其中「詞語」部有一條【抄手游廊】，解釋為「院門內兩側環抱的走廊」。出自第三回，以前不曾留意，也沒去翻查，大概是黛玉初入府所見。這一回讀者託黛玉的福，被抬着到處拜見長輩，參觀了榮國府內外的建築，同時領教了富貴大戶的規矩。越劇電影《紅樓夢》倒還有這些考究，連「不進正門，只進了西邊角門」都照顧到。這抄手游廊我懷疑《紅樓夢辭典》的解釋不夠詳實——泰半是我自己多心，胡猜亂想。然而《辭典》有些地方使人啼笑皆非也是事實，最明顯是把第九回鬧學堂的【契弟】解作「結拜兄弟」。以後有誰開同性戀酒吧，乾脆叫桃園好了。

不知有沒有人真把它當辭典用，編排以拼音字母為序，不熟悉拼音的根本不可能得心應手。當作閒書看，有些地方頂有趣。譬如【官窯脫胎填白蓋碗】一條

，不厭其煩解釋妙玉的茶具：「一種名貴的青瓷蓋碗。官窯，專為供用宮廷所需而設的瓷窯，始於北宋大觀、政和年間。脫胎，凸印團花，刷以深淺不一的豆青色瑤瑤釉，光潤明亮，看上去似無胎骨一般，故稱『脫胎』。填白，填上月白色的釉，以顯示出花紋或增添光澤。」又如在「人物」部煞有介事說【鮑太醫】是「太醫院御醫，曾為林黛玉開藥服用，但見效不太」，【錦鄉侯誥命】是「錦鄉侯的夫人。在慶賀賈母八十大壽的筵席上，她是左邊下手一席的陪客」，又說「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痴」的警幻仙子「其實偏在女的方面，男的她不大管」，而且「她管理的範圍有多大，無從知曉，單是寶玉所到二層門內兩邊配殿，就有七八個司」。

可惜「人物」部這些神來之筆為數極少，甚至使人疑心是編輯時的漏網之魚——像甄士隱家裏的丫頭嬌杏，諧音「僥倖」。更多時候各人被冠上符合政治形勢的大帽子：蔣玉菡「是一個年輕瀟灑，富有正義感，追求人格獨立和矢志藝術的演員的典型形

象」，晴雯「是《紅樓夢》眾多丫環中一個最光輝、動人的形象」，襲人則「滿腦子封建愚忠，是個溫順的高級奴僕的形象」。寶哥哥和林妹妹成為「封建階級叛逆者的形象，是封建社會末日來臨和資本主義初期產生的、代表新思潮萌芽的青年人」。更要不得的是思路不統一，一時將書續當作真經，一時又大加鞭撻，完全視乎個別例子是否應合政治路線。譬如【賈元春】一條最末指出「根據前八十回暗示，曹雪芹原來是寫她死於宮廷內部兩種政治勢力的惡鬥之中，但續書說她『忽得暴病』身死，不符合原意，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義」。耿耿翻案，不過為了私怨。

由我這種從來沒看過後四十回的來喊冤，實在也是笑話一樁。《紅樓夢辭典》附錄大事年表，匆匆翻閱，總算對各人下場略知一二。其實不知也無所謂，只是眼見三言兩語間一個家族由榮而衰，不無感慨。細節沒提，除了當事人大概真的無關重要——更增添惆悵。

看寶、黛、釵三人的結局

*楊 通

《紅樓夢》第四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境，警幻仙曲紅樓夢」中，敘述賈寶玉在侄媳婦秦可卿房中因倦成眠而夢至太虛幻境。於此境中，那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痴的警幻仙姑因受榮寧二公之靈的囑託，希望能以情欲聲色等事警醒寶玉之痴頑，而令其熟玩記載家中上中下三等女子終身的冊籍，惟寶玉不悟，是以又讓他聽賞那寓有深意的十二支紅樓夢仙曲，寶玉終是不悟。姑不論此回之結果如何，主要是以此十二支曲中的三支來作為本文之開端，敘述如下。

第一首是紅樓夢引子：

開闢鴻蒙，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悲金悼玉的紅樓夢。

一開頭，這曲子即明白點出《紅樓夢》主要是闡述情之一事，最後落個「悲悼」的下場。其實，我認為，撇開衆多考證言論不談，《紅樓夢》一書的主線有二：一是以寶黛之間的愛情為主，鋪出寶玉心靈的發展歷程及閨閣女子中的悲歡離合，興衰際遇；另一則是以榮寧二府為中心，着力描寫賈府的興亡盛衰，對人生發出一種深切的感喟，本文是就第一主線中寶黛釵三人之終極結果言，餘者不及。所以，緊接

着引子演奏的曲子即是敘述寶黛釵三者關係的終身誤與枉凝眉。

終身誤

都道是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歎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舉案齊眉，到府意難平。

枉凝眉

一個是閨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話？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前一首說明了寶玉對黛玉之鍾情而始終反對前定的金玉良緣。固然最終他和寶釵締結姻盟，卻不能消去對黛玉的痴心；雖然寶釵具有孟光的賢德，亦不能填滿他情感之缺憾。

後一首是就寶黛二人言。上半以緣分定相聚，又以無緣生死別；下半則點明兩人之情終是鏡花水月，不能諸實，也帶出黛玉還淚之宿因。

綜觀這三首，寶黛釵三人走上悲劇的道路是必然的。（自曲牌中已可窺其大概），這突破了傳統才子佳人小說的大團圓結局，也塑造了《紅樓夢》一書獨特

的風格。

《紅樓夢》一書最動人處是寫出了寶黛之間的真愛，尤其是黛玉對寶玉（寶玉對黛玉之情在高鶚續書中有些扭曲，詳見該書第九十八回），絕對是全副生命的投入，毫無反悔。因此，即使她在臨死時，也只是惱恨寶玉變心，並未後悔自己所作的選擇。續書的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斷痴情，是全書之最高潮，其寫情之美，動人之深，感人之切，後世無出其右者。

而究其實，黛玉之悲劇收場是由她自己的性格造成的。

就書中第一回所寫的絳珠草（即人世間的黛玉）為答謝神瑛侍者（即寶玉的前生）灌溉之惠而決定以淚相報，就已注定了黛玉天生的悲劇性格，豈有樂觀的人終日是以淚洗面的？又第六十三回中，衆人在慶寶玉生日的宴席上玩占花兒的遊戲，黛玉所掣的籤上是繪着一枝芙蓉花，上題「風露清愁」四字，下則鐫着「莫怨東風常自嗟」，即說明了黛玉是天生命薄而自苦。雖然最後是環境（賈府衆人之棄黛選釵）造成她不能與寶玉共諧連理，不過前因仍是她與生俱來的個性執拗，試看第九十回中賈母論她：「林丫頭的乖僻，雖也是他的好處，我的心裏不把林丫頭配他，也是為這點子；況且林丫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寶丫



* 寶王和黛玉在第三回中初次見面時
即有似曾相識之感。

古典文學

頭最妥。」

以賈母的立場言，這看法及選擇並沒錯，大家庭中要的是寬懷謙虛，溫順易良的媳婦。林黛玉是孤高自許的，以才情而論，她自然是冠於衆人，但在當時的社會，這並不是婚姻的必要條件，自賈府言，她自然不是適當的人選了。而且，當時的婚姻仍由父母作主，寶黛雖是兩心相許，亦是不容於禮法，因此賈母及王夫人都故意忽略這感情因素，甚至於給予相當程度的責備（第九十及九十六回）。又如寶玉大姐元春贈與諸人的禮物中，獨有寶玉和寶釵相同，這就表現了賈府上下選媳的一致性，更何況又有「金玉」之說呢？所以黛玉的結局是可以預料的。而且她又體弱多病，心中又狐疑萬種，除了賈母寵愛她，幾乎得罪了所有人，試看衆人對她的評語即可知，這也加深了她的悲劇性。實在，以她敏感及多愁之個性，譬如落花愁葬，秋而添傷，聽《牡丹亭》而落淚，撫素琴而悼往，她是不適宜做一個生存於有許多複雜關係環境的現實人。她若不死於此，必也將死於彼，命運是早可預料的。固然，她的早死令人痛惜淒惻，但譬之於寶釵，後者亦更令人同情，爲甚麼呢？

林黛玉雖然傷心至死，她畢竟得到了寶玉的愛情，是寶玉的共鳴者，相契者，求仁得仁，又

何怨希？在愛情的道路上，他們是不能走到生命的終極，在禮教的束縛下犧牲了，但他們已肯定了彼此心裏情愛的皈依，從自小共聚一室，到同讀《西廂》之互探及解剖再肯定，如九十一回中，寶玉對她說：「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雙方已是非卿不娶，非君不嫁了。其時，他們都已掌握了對方，在情感及心靈得至最融洽的和諧與溝通，人世已無所怨。即令當時雙方忽然爲對方死去，必也沒有怨恨（人世當然另有追求者，於寶黛言並不合適）。所以黛玉聞寶玉娶寶釵而致死，是必然的。她是爲情而生，也是爲情而死，她終是沒有後悔及遺憾了。

當然，落實而言，黛玉之死，讀者心中必有無限淒楚及憾恨，因此後世許多續《紅樓夢》的書都安排寶黛二人結合，這是沒有必要的。若自另一觀點來看，寶黛結合了，就這二人言，寶玉是毫無「經濟」思想的；而黛玉更是不屬於這塵世間，一旦面對開門七件事，情況就反爲不美了。我們並不能保證賈家不會衰敗，事實上，作者與續作者都安排了賈家的衰亡，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所以，我們是只能就「心」去論寶黛，體會二者之心靈追求，精神境界，而不能夠落於現實環境中去求證，不然，以世俗觀點言，除了他們愛情感人

，餘者幾一無可取了。

至於寶玉的結局呢？

賈寶玉，以俗世的眼光看他，他其實是個廢人而已。既不懂得仕途經濟，又無謀生技能，衆日只在衆女子中瞎混，毫無用處，如第三回賈寶玉出場時，作者即贈了他兩闕詞：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爲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時光，於國於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的確，在現實中，寶玉僅是個窩囊廢，只看第六十六回中與兒論他就知道了。但從另一個角度、標準來看，在心靈情感方面，他卻是得天獨厚的，是《紅》書中最突出的。他天生一段痴情，被警幻推許爲閨閣中第一良友。他是不屬於世俗範圍的，也不能爲世俗所諒解的。他的痴情性格，是他天生的本質，是他一生惟一而獨偏不容於此世的優點，因此，雖經賈政的諸多責罵及拷打，又經身邊各人物之引導和規勸，卻終是無用。他對於女孩子，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

人是泥做的骨肉。」粗濁的男人怎比得尊貴清淨的女孩兒？因此，除了晴雯的嫂子及一些老婆子令他害怕及厭煩外，幾乎所有女孩子都分到他一些感情：他愛寶釵之豐凝，湘雲之瀟灑，妙玉之高潔，襲人之柔順，晴雯之任性，香菱之痴憨，甚至於麝月、芳官、平兒、鴛鴦等。他的目的並不在佔有她們，只是純然的不存有一絲邪念的愛好，如第二十八回中他呆視寶釵的雪白胳膊，又第四十四回中替平兒理粧及六十六回尤三姐對他的讚賞，都可以看出寶玉是全然站在愛慕及欣賞的角度上看女孩子。而他這些散漫無歸的感情支流，最終都匯成一條大河，那是內心中惟一一個不可替代的終極的愛，即是對黛玉的愛。有了黛玉的愛，他的感情就像太陽一樣，流傳播送，貫注在他所接觸的一切人物事上；而失去黛玉的愛，他則只是塊活石頭而已。這是因為他們有宿世的姻緣，第三回裏首次見面時彼此皆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並且只有黛玉在本質上是他性情的知己，是他感情的共鳴者，如第三十二回中湘雲勸他應往仕途上走，引起了他的反感而說出一段話來：「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嗎？要是他也說過這些混賬話，我早和他生分了！」又第二十三回裏共讀《西廂》時，他說：「妹妹，若論你，我是不怕，你看

了，好歹別告訴人。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黛玉接來看後，是「越看越愛」、「但覺詞句警人，餘香滿口」、「心內還默默記誦」，而且黛玉也是他真正最親密，與他一同長大的伴侶，因此在感情上，他也真正有了依歸而了然無憾。

至於家庭方面，一向來，他並沒有多大的關心，只要不匱乏即可。第六十二回裏，連不管事的黛玉都看出賈家是「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寶玉卻笑着說：「憑他怎麼後手不接，也不短了咱們兩個人的。」不過，卻由於家庭之劇變而引起的人物遭遇，如晴雯司棋之被逐，迎春遇狼，探春遠嫁，卻使他難以承擔。再加上黛玉之死，生命之意義已不復存在，黛玉已將他生命中之感情掏盡了。況且人世間又樂少愁多，限制重重，而於飲啄間，漸悟玄機，明白世事並無可戀，於是於娶妻生子搏取功名後，飄然出家，否則，以高鶚之續書言，賈家最後仍會復興，蘭桂齊芳，塵世可愛者尚多，寶玉何必出家？可見得他是真實的參悟了人世之虛幻，心中已無掛念。續書安排他於雪地中跪別賈政——至親的骨肉，即是借重雪地之潔白，說明他的了然無礙了。

賈寶玉，他由入世而出世，這之間已無憾恨。軟紅塵中，他

獲得黛玉之摯愛，怡然遊戲於衆紅粉之中，分散他的痴情；超出方外，是「肆行無礙憑來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疏密？」至此，對寶玉之終極又有何憾？

寶釵呢？

在此書中，她是傳統禮教下塑造最成功的人物，也是傳統禮教下的可憐犧牲者。

與黛玉相較，她雖有個不堪的哥哥，卻有個慈愛的老母相依為命，勝似黛玉的孤苦伶仃（也因為此，黛玉少掉父母之教誨，而可以任心靈自由發展，追求愛情；寶釵則有家庭之義了）。

在心靈方面，她雖有詩才，但這卻是可有可無的，女的只要縫針刺綉，男的要求文章經濟即可，試看她在第四十二回中對黛玉所說的話：「連做詩寫字等事，這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纔是好；只是如今並聽不見有這樣的人。……至於你我，只該做些針線紡績的事纔是，偏又認得幾個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書看也罷了，最怕見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可見寶釵的道德觀念，是由傳統教育出來的，她的「經濟」想法就造成她和寶玉的格格不入了。

在情感上，她的天地較黛玉為廣，不只是獨鍾於寶玉，可以

* 薛寶釵：檀如何福能消受，
空賺紅顏誤此生。



繫在母兄、翁姑等人的身上。不過，寶玉在她心中仍是佔了一席之地，畢竟她身上的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為婚姻」。這金玉姻緣是天定的，由不得她不注意自己的終身，但在整部書中，她對寶玉愛意之較露骨表現，僅有一回，即第三十四回，寶玉因金釧兒投井及與戲子蔣玉菡結交事而受父親笞撻，寶釵來探視他，「歎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裏也——』」剛說了半句，又忙咽住，不覺眼圈微紅，雙腮帶赤，低頭不語了。」餘者，她都是站在衛道的立場上，引導寶玉走上仕宦之路，其中尤以第九十八回直接將黛玉死訊告訴寶玉最為強烈。所以她不像黛玉之嚮往愛情而屢向寶玉作試探再肯定，在心靈的相知上，她幾乎交了白卷。

一般我們讀《紅樓夢》，總覺得黛玉較工於心計（書中衆人都作了這些評語），其實，她不若寶釵心機之深。黛玉之所以如此，僅是因為她感情的自我纏結及折磨而已，試看寶釵一次的勸戒（第四十二回）便打入她的心坎兒，再無懷疑的徹底信服她；又如第二十七回寶釵撲蝶時將竊聽之過嫁禍於黛玉即可察知。不過由於她心胸寬暢，未將這心機用於惡事，且度量甚大，做人

和易，上上下下，人人都喜歡敬服，這該是最佳的寶二奶奶人選（其實寶釵的最大目的是入宮，她來京之目的即是備「聘選妃嬪」、「備選擇為公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第四回），旁証是第六十三回，寶釵掣的籤畫是一枝牡丹，上題「艷冠羣芳」，詩句是「任是無情也動人。」）但是寶玉對她雖有愛慕之心，卻不能替代他對黛玉終極之愛。金玉姻緣似乎天定，卻未及木石姻緣之心心相許。（第三十六回：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甚麼『金玉姻緣』！我偏說『木石姻緣』！」）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了。）因此這「良緣」也只為她帶來悲淒的結局而已。

由於她的溫婉、孝順，而任由她母親替她決定了終身大事，卻偏偏嫁了個失玉的人——失通靈寶玉及黛玉的寶玉。寶玉的情感已死，命根已斷，這婚姻如何能幸福？鳳姐兒之掉包計固然令黛玉斷魂，卻真正使寶釵成了個不明的犧牲者。但事已至此，她也無可奈何，只能怨母親糊塗而已。現實中，她嫁了寶玉，卻只是個活石頭罷了，因之她並未成為勝利者。雖然最終她懷了胎，似已得到寶玉的愛情；加之寶玉又入了闈，然而這只加深了她守寡的必然性，李紈即是前例，寶玉終究離了她。這不似賈珠之死

絕，可令李紈完全斷了思念之心，寶玉只是出家。

不過，因她的和易寬暢，對世俗有適應態度，即使寶玉離了她，她也能自主的活下去，將心思放在家庭孩子上，這該是我們世俗中所應稱許的一種態度，但細想卻未免令人感到淒然。

雖然如此，有人罵薛寶釵之心直如蛇蝎（因三十八回的諷刺蟹詩），這或許太過，她無寧是值得同情的，是典型傳統禮教下的犧牲者——但由於她安於這種命運之安排，這結局也是必然的。

自《紅樓夢》一書來看，所寫的重在一個「情」字。所以，自寶黛釵三人言，寶釵是個失敗者，她只得到一個軀殼而已。但若自世俗眼光看，黛玉不食人間煙火已甚，寶玉也一無是處，獨寶釵是最為堅強者。而無論如何，就三者言，寶釵是堪值同情的，逝者已矣，生者卻仍須承受這些過往生活，豈不令人感喟？

註：文中若干文字參閱了劉述先先生著的《紅樓夢的境界與價值》。

□

英瑪褒曼一二

*公羽介

靜默的影子，
以他們蒼白的臉孔轉向我，
並以靜默的聲音，
跟我心底密藏的感覺對談。
六十年過去了，
一切不變，狂熱如舊。



《銀屑和金箔》劇照

英瑪褒曼其人

英瑪褒曼(Ingmar Bergman)這位在世界影壇舉足輕重的電影大師，一九八二年拍完《芬妮與亞歷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後，雖說有意就此告老隱退，結果還是耐不住創作慾望，緊接着又完成了一九八四年的《彩排之後》(*After The Rehearsal*)，一九八五年的《凱琳臉孔》(*Karin's Face*)，以及一九八六年的《紀錄：芬妮與亞歷山大》(*Document: Fanny and Alexander*)。

既然是大師，有關褒曼的電影專作自是汗牛充棟，最近的一宗電影文壇盛事，便是褒曼親自撰筆厚達三百卅七頁的自傳《魔術燈》(*Laterna Magic*)在今年九月正式出版——英文繙譯本則將在明年初出版。

根據一些國外的報導，該書處理的手法，一如褒曼導演拿手好戲：心理劇的一貫作風——鞭辟入裏，毫不容情。

英瑪褒曼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四日生於瑞典的布薩拉。父親埃里克是路德教派(Lutheran)的牧師(有人道《芬妮與亞歷山大》裏的冷酷主教，乃以其父為範本)，母親名叫凱琳(爲了爭取母親的注意力，褒曼小時經常生病)，家裏有很多兄弟姐妹。

他對戲劇和電影發生興趣，源自兄妹的影響。受到妹妹瑪格麗特的鼓舞，一九三〇年他在家中育嬰室建立了自己的木偶劇場，創造了一個旋轉舞台(倒轉的大白桌)、活動佈景，以及精心



*英瑪褒曼

電影

製作的燈光系統。

而他真正開始沉迷於電影，應該是一九二八年，他用一半的玩具士兵和哥哥達格交換了一架阿姨贈送的聖誕禮物電影放映機。

至於他真正對電影感到着迷，則是六歲時當他看罷《黑馬的故事》，由於片中的大火段落過度鮮明，他興奮得發燒在床，一共躺了三天。

一九三七年攻讀大學時，他主修文學和藝術史。因為熱心學生劇團，他往往把功課擱置一旁。

一九四〇年在 K. A. 戴姆林（瑞典著名影評家和瑞文史克電影公司社長）的愛護、賞識下，他決定放棄學業，到瑞文史克電影公司的編劇部工作，並兼斯德哥爾摩歌劇院的導演副手。

一九四四年，他的劇本《苦悶》（Frenzy），由導演亞夫斯修堡（Alf Sjöberg，瑞典四〇年代最受尊重的導演）拍成電影，他自己兼任副導演。

第二年，他躍昇為正式導演，執導他自己改編自通俗劇的《危機》（Crisis）。

其餘的，自然已成為一位電影大師逐漸成形的歷史紀錄了。

在《魔術燈》的前二十頁裏，聽聞英瑪褒曼一口氣就回述了，基於童年蒙受的壓抑、罪疚感、羞辱，以及處罰，多感的他四歲時便想扼殺初生的妹妹，接着的對象是他的哥哥（在其睡床上縱火），以及好友（在校內拿刀追砍他）。

幸好，後來他在戲劇和電影（書名《魔術燈》即是指原始的

電影放映機）所製造的夢幻世界裏，找到了他的解脫和救贖。

關於這點，記得以前法國導演梅維爾（Jean-Paul Melville）也提過，如果他當不成導演，他一定會做歹徒姦淫擄掠去了。

對於電影的喜愛和執着，英瑪褒曼在書中作了如下的描述：

「靜默的影子，以他們蒼白的臉孔轉向我，並以靜默的聲音，跟我心底密藏的感覺對談。六十年過去了，一切不變，狂熱如舊。」

他對電影的此生不渝，肯定比他對太太的山盟海誓恆長，六十八年過去了，在私生活裏，褒曼的現任太太英格麗瑪洛姆女伯爵（Countess Ingrid Von Rosen）至多只能算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第六位女性。

英瑪褒曼其片

必須承認，個人並不是介紹英瑪褒曼的適當人選。不為別的，只為縱覽他平生拍攝的超過四十部片子（包括一些電視片在內），自己觀賞過的，只有寥寥七部而已。

就算它們是褒曼的代表作，到底也不能完全代表褒曼。這毋庸置疑。

不是我不想一入褒曼的電影堂奧，對他的精深作出親近，而是他的片子在本地乾旱似沙漠的電影市場裏，幾如永遠不降的甘霖。

仔細翻查起來，歷年來確有機會推出上映的，恐怕僅有一部褒曼的中等水準影片，一九七一

年面世的《接觸》（*The Touch*）吧了。

當然，褒曼不比美國的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的人手一根雪條式電影，到處瘋狂賣座，可是也絕對不是票房毒藥，要不然他又怎會陸續有人支助拍片至今，完成了如此多部片子？

褒曼根本不必是史蒂芬史匹柏，他的電影不來這兒上映，絕對是本地電影熱愛者的遺憾，而不是褒曼的。

商業院綫沒辦法觀賞褒曼的影片，那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又作了些怎樣的文化推動工作呢？

該電影會從一九七四年創設以來，前面七年裏一部褒曼的片子也沒上映過，至於後面七年，連今年在內，也不過有一年沒一年的重覆選放過六部。

這六部影片，分別為一九五三年的《鋸屑和金箔》（*Sawdust and Tinsel*）、一九五六年的《第七封印》（*The Seven Seal*）、一九五七年的《野草莓》（*Wilk Strawberries*）、一九五八年的《生命邊緣》（*So Close To Life*）一九六六年的《假面》（*Persona*），以及一九七四年的《婚姻即景》（*Scenes From A Marriage*）。

上述片子未曾在電影會重映過的，唯有《生命邊緣》、《假面》，以及《婚姻即景》。

才上過那麼六部，其中三部尚須一再重映，原因不外是電影會財源有限（不能隨心所欲從國外租進更多名氣響亮的新片）、電檢處過嚴（不是每部褒曼片子都沒有裸露鏡頭的——而國外片



* 這也是英瑪褒曼

商，許多通常聲明一刀也不准刪剪，否則就拒絕租借）等循環死結在作祟。

本文特別以褒曼為題，主要是電影會今年難得上映的三部褒曼電影，最後一部《鋸屑和金箔》將在十一月份的節目中推出。

《鋸屑和金箔》又名《裸夜》(The Naked Night)，故事的概要乃以一個破馬戲團為背景，敘述團主亞伯特在瑞典南部巡迴演出賴以維生，陪着他的是他的情婦安妮，有次停在一個小鎮時，他去探望分居的妻兒，安妮則被當地一名演員福朗所誘惑，於是他們的關係便出現了危機。

關於本片的主題評論，且引述彼得柯爾 (Peter Cowie) 《英瑪褒曼》專書裏的第七章《勝利和災難》中的幾段話：

——夫妻彼此進行消耗戰的主題在柏格曼早期的電影中即已建立，但《裸夜》介紹的是人生更複雜的一面。除了性的小鬥爭外，在兩種個性之間還有一種基本的衝突，正如馬克斯馮西度（按：褒曼的演員愛將之一）所指出的：

有一種人，他非常敏感，感情豐富，承受不了他自己的情感，而且會被第二種人所毀；這第二種人被智識所抑制，從未有過真正的情感經驗，只為了想有所感覺，於是渴望成爲一種感情突發的犧牲品。

褒曼本身便經常掙扎於這兩種極端之間，同時這種衝突也成爲他五〇年代所有主要作品的基本節拍。

此外，像褒曼這個階段的電影，例如《第七封印》、《野草莓》、一九五八年的《魔術師》(The Magician)，以及一九六〇年的《處女之泉》(The Virgin Spring)裏所能找到的另一個主題一樣，旅途譬喻了人生和其間的發現，而且它是一段循環的：《裸夜》也是發生在二十四小時內，劇中人多半是出現又離去，受到經驗的磨鍊，卻遵循同樣的軌跡前進。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四日《裸夜》首映，瑞典國內壞評如潮。在褒曼的事業中，此片受到抨擊的事件對他造成的創傷，和一九七六年的繳稅風波差不多無分軒輊。

然而真金不怕紅爐火，《裸夜》經得起時光的考驗，已慢慢建立起其重要性，搖身而爲褒曼不朽佳片之一了。連當年抨擊本片尤烈的瑞典首席影評人班特艾德斯坦亞姆克斯 (Bengt Idestam-Almquist) 多年後，亦在登載的文章裏撤銷了他以前的一些評論，說一個人必會克服最初的厭惡感，認出該片的重要性。

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十一月份的節目表，《鋸屑和金箔》（放映時間地點爲：十一月三日晚上八時於英國文化協會和十一月六日晚上八時於馬來亞大學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講堂）之外，其他兩部是：

1. 《血印》（原名《典當商》The Pawn broker，1965，美國，一百一十六分鐘，黑白）

導演薛尼盧梅 (Sidney Lumet) 拍片生涯早期的傑作之一。影片

描寫一名猶太典當商，受到德國納粹的折磨、對於人類完全失去信心後，如何重建了「無人可以活着如荒島」的信念的過程。

男主角洛史第格 (Rod Steiger) 演來精采，盧梅的導技，也有人將本片譽爲美國六十年代最有力量 and 最具誠意的影片之一。

放映時間地點：十一月十三日晚上八時於英國文化協會和十一月二十日晚上八時於馬來亞大學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講堂。

2. 《台上台下》(1983，台灣，一百零五分鐘，彩色)

在台灣電影製作群裏，林清介是唯一的一個，實實在在以學生爲題材，一系列正面拍攝學生的生活，描摹學生的樣貌，以及勾勒學生的心態和他們所面對的問題的導演。

這些片子，包括了《學生之愛》、《同班同學》、《男女合班》，以及《一個問題學生》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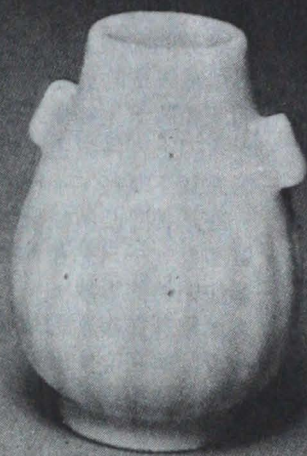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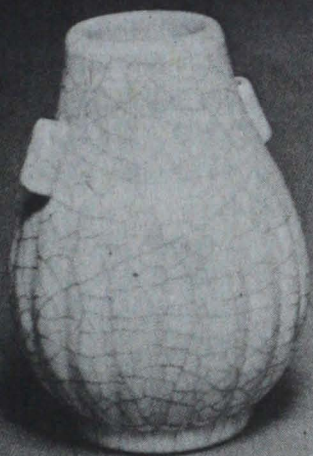
而本片乃他嘗試改變作風，並和香港新藝城合作的一部成本較大的製作。雖然拍來沒太大的令人叫好的驚喜，可是張艾嘉和張小燕的演出，依然值得一讚。

放映時間地點：十一月廿四日晚上八時於馬來亞大學實驗劇場。

作者更正：《蕉風》今年三月號「切莫錯過廣島」一文，有關《小迷糊當兵》段落，高蒂韓飾演猶太公主的公主漏置了括號，意義完全相反；此外，《廣島之戀》段落，「給了電影新的觀念……」也漏置了「新」字，謹此致歉。

楊之瓶集

* 白 船



開始是一團金黃的光影，隨着輕盈的舞動，隱隱若若，幾乎是一團金色的頭髮，在風中擺弄着。一切的變化是戲劇性的。黑色的墨從那彷彿是女人深濃的黑眸孔溢出。影像變成了一張吸墨紙一般，竟然任由那團墨黑不斷膨脹膨脹。最後的變化驀然變得粗暴起來，像颱風一樣的劇烈，那團不透光的黑墨佔據了整個空間、整個宇宙，像座碩大無比的、浮動的城堡，壓蓋過來，壓蓋過去，把最後的一絲光綫也給捻熄……

楊每一天清早都是在這樣的夢中驀然睜開雙眼。

這是一個陰霉的冬晨，灰暗的天空，從楊右手邊牆上端的那

一口小窗——這地下小室唯一透氣的小窗——緊緊地壓擠進來。

楊的眼光落在小窗四周的鋁框上。冰點以下的天氣，已把窗框四周的水氣，集結成一層慘白的冰片，與半掩着窗子的深棕色、沾了一團團油漬的窗簾，相映成一種淒淡的美麗。

一陣劇寒從楊的腳趾直刺心端。楊本能地把雙腳縮起，把頭塞入緊緊包裹着他、因久未見過陽光而氣味霉濕的棉被裏。但他把頭塞得太入，下巴抵在穿着睡覺的厚夾克的拉鍊頭上，使他深感不適。

他嘗試再回到夢中，再回到那團包圍着他的金黃色。舞動着的、光亮的溫暖。但寒冷像千千

萬萬肉眼看不見的細蟲，從四面八方鑽進來，在他臉頰、腳板、頸項，甚至他的肚臍、貪婪不厭地咬噬着。

楊試圖拋開身體上寒冷的感覺，把思想集中在夢中那團金黃色的溫暖中。他試圖把那一團金黃的光圈砌聚成一個有意義的圖象——金黃舞動的長髮、淡眉、薄唇，那刺眼的白點，彷彿是微笑中微露的潔白牙齒，那深眸——

那深眸卻是黑色的，像墨一樣；像第一次抓起大毛筆嘗試畫起中國墨畫的粗拙畫家，把那一池的墨流流在那潔白中帶點暈黃的宣紙上，迅速的散發開來——墨，一片漆黑的墨，像崩缺堤的洪流，奔馳着，衝擊着，淹蓋着空

間、淹蓋向他……

楊睜開眼。他看見棉被的細孔中透過的暗淡的光。現在八時了？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原是他出去收集瓶子的日子。

他的瓶集……他踢開棉被，轉身望向書桌旁的木架上——那原本排列得整整齊齊的五個瓶子，他最後的五個瓶子，如今東歪西倒的躺在木架上、書架上、地面上，一些只餘下瓶底，一些只有瓶頸，一些是那凹凸曲綫優美的瓶身，但卻沒有一只完整的瓶，沒有一個他完美的形象。

楊呆呆地望着那凌亂的玻璃碎片，他咬着牙齒在心中憤怒地嘶喊：「爲甚麼你連我最後的美麗也要一手摧毀！」

他轉過身去，盯着另一張床上熟睡中的梅，緊鎖着雙眉，牙齒似乎在狠狠地咬着下唇，過度的疲勞和營養不足，使她原已焦黃的臉色，更蒙上一層霉暗的色彩。生活在她臉上刻下的痕跡，在她因寒冷而縮皺起的臉上，幾乎在爭相着哀訴這些日子來苦楚的經歷。

楊看着在寒冷中縮成一團的梅，一隻腳露出被外，雙手緊抓拳頭，心中一切的怨恨與憤怒，一瞬間化爲了心酸和苦楚。他起身把自己身上的棉被蓋在梅的身上，心中苦楚的聲音在喊道：「姐，你這是何苦呢！」

他抓起桌上破碎的瓶頸，狠狠地擲在地上。

昨夜的大風雪已經停止。楊走在被雪覆蓋着的紅磚路時，天空還不時飄下零零星星的雪花。他把頭上的絨帽扯下，讓那柔細的雪花落在頭上、頸上、黑色的厚夾克上……他把雙手深插在袋子裏。

一對年幼的兄妹在不遠處被雪覆蓋着的山坡上滑雪。「呀——呼——」那小女孩緊抱着小男孩的腰，一陣歡呼，兩人從山坡上滑到山坡底的雪堆中，爬起來，那小男孩拍拍身上的雪，把坐在滑盤中的小女孩拖到山坡，又是「呀——呼——」一聲，呼地滑將下來。

楊呆呆地望着這對歡樂中的小孩，腦子回到昨夜與梅的爭吵中。這種爭吵不是第一次，不是第二次。這種爭吵已成爲他們姐弟倆生活中的一部份——從即將離開大馬，到在美國兩年後的昨夜，從來沒有一天沒有發生過。

每一次爭吵過後，楊心中總充滿了對梅的憎恨，而且總努力尋找理由使自己深信，梅對他也充滿憎恨。但當他以爲自己已深信梅因憎恨他而不斷與他爭吵時，第二天醒來的時候看見梅那疲憊的臉，他的憎恨又如陽光下的雪一樣瞬間融化，換之的，是苦楚的疚意和心酸。

他怎能相信梅在憎恨他呢？梅是深愛着他的——愛他愛得甚至摧殘自己。

她的一切所做所爲，背後的動機都是爲了他。在母親死後，梅抱着他哭道：「弟啊，爲了你姐甚麼都可以犧牲呀！」

在母親死後的幾年中，梅實現了她的「諾言」。她白天在一間工廠上班，晚上在一間餐廳打雜，維持楊的讀書費用和他姐弟倆的生活費。在這些艱苦的日子中，她不時流露出對死去的母親深痛的懷念，和對父親痛毒的詛咒。

楊的父親在楊七歲時就拋下楊和梅及他們的母親，另組了一

個家庭。梅負起了因意外而殘缺的母親和楊的生活。自那一刻起，梅心中立誓不再見這拋棄了他們一家的男人。在苦壓的生活下，她對父親的憎恨，與日俱增。

但爲了楊，她打破了自己立下的誓言——她再去見了她憎恨的父親。那時梅的父親已相當富裕。她知道他還認得她。他曾多次找過她，向她表示願意在經濟上援助她和楊，她截釘斬鐵地回絕他。

而她那一次上門去找他，卻是向他要求金錢上的援助。

她向他開口要求八千元，以補她儲蓄之不足，做爲楊和她到美國去的經費。他爽朗的答應，語氣中的關懷和慈祥，使她感動得幾乎不能自己，要衝前去抱着他痛哭。但想起母親臨死時那種痛苦、寂寞與絕望的神情，她內心對他的憎恨又如火一般地燒起來……

她從來沒有向楊透露這個秘密。然而她卻不知道，在未離開大馬前，楊曾偷偷地去見了他們的父親。

他默默地面對着這個他自七歲後就不再叫「爸爸」的老人。心中對他既沒有憎恨也無愛意。但一種莫名的感覺迫使在離去前要見這老人一面——也許最後一次。他離去時，回頭還見到這頭髮已花白的老人，對着他留下的空位子默默地抽着煙。

梅是楊的整個世界。他對她感到恐懼、敬愛、內疚、有時使他深感刺痛的憐惜。梅像一座巨大的石壁，替他擋住了風雨、沙石，甚至陽光。每想到這一點，楊心中萌起對梅的憎恨和抗拒。當他爲自己這種憎恨的情緒佔據他又感到無比的內疚與羞愧，覺

得自己對不起梅。

就像昨夜，當他從窗口望着樓下送梅回來的美國男人在吻梅告別時，他心中充滿了受辱與受傷害的感覺。這種內心的痛楚化成對梅的憎恨與鄙視。更使他感到侮辱和痛楚的，是梅的所為，都是爲了他。

在梅開門進來的時候，他手中仍玩賞着一個精美的瓶子。在他還來不及開口，梅已一步衝到他的面前，把書桌上、木架上和他手中的瓶子一把掃到地面去。

楊看着地上狼藉零落的瓶子碎片，心中的憎恨與鄙視，變成了一股衝動的憤怒。

他抓着梅的肩膀，瘋狂地搖擺着：「姐！你這是怎麼來的！你……」

梅冷着臉說：「小弟，爲甚麼你不專心在你的功課上，爲甚麼你不多想想我們的前途……」

「但姐，這是我唯一餘下的愛好，爲甚麼你連我自己的一點東西也不容許？」

「小弟，姐是爲你好……」

楊憤怒地打斷梅的話：「爲我好！姐你甚麼都說爲我好！逼我唸電腦說爲我好！打破我的瓶集說爲我好！不要我交女朋友爲我好！妳交了一個又一個美國人男朋友……」

「小弟，別再說了。也許你現在不瞭解姐的心，但有一天你會明白。」

楊看見梅的臉上閃過一絲痛苦，疲憊的臉顯得更加灰淡。

梅一言不發地走入浴室，把門關上。

楊望着窗外黑墨沉沉的冬夜，雪絮仍在飄着。他知道他最後的一句話刺傷了梅的心。他感覺

到她的痛苦，但那種感覺使他心中升起一絲矛盾的快意，但這快意很快地又變成一種憎恨。

楊瞭解梅的用意。梅親口的告訴他：「小弟，當姐找到一個能嫁的美國人，我們就可以長久地住在這裏了。你用心讀書，畢業後找到工作，我們的生活就不會再苦了。」

「姐，爲甚麼我們不要回去，爲甚麼？」

「小弟，那兒已經沒有我們的家。媽媽死了。這世上只有你和我。小弟，這裏是我們的一切，我們不能夠再失去這裏。」

他心中喃喃地說着：有一天我們要回去的。姐，無論如何，有一天我們總要回去的。

他想父親。想起幼年時還未殘缺的母親。想起在未離開前一直沒有感覺到親切過，但卻有一種被傷害的故鄉。然後就是梅碩大的影子，罩蓋着他。他用被蓋着頭，伏在枕頭上流起淚來——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聽到自己孤獨的哭聲。

楊感覺雙腳的冷僵。四周那麼清潔、寂靜。玩滑雪的兩兄妹已經回家去了。雪覆着的山坡，留下亂七八糟的痕跡。不久雪又會把這些痕跡撫平，他心想。一棵棵挺拔在雪地上光禿禿的樹，他想，像他一樣。

——你叫甚麼名字？

—— Christopher Young。

——你的名字和你的膚色並不相稱。

——我叫 Christopher Young。

——你從那裏來？

——那並不重要。

——甚麼？我聽不清楚。

——我說那並不重要。我從那裏來並不重要。

——但人總有人根源。那是他們生長的地方。

——我沒有。我是一個飄浮的人。我只有姐姐。他是這世上唯一愛我的人。我和她住在一個沒有暖氣的地窖裏。我讓她受苦。

——你這麼大的男孩還和姐姐住在一起。

——她是唯一愛我的人。她爲了我犧牲一切地活着。

——但你總有一天會離開她。

——不。我不會。我不會拋下姐姐不顧。我愛她。

——但你有一天會結婚，會有自己的家庭。你自己的人生。

——那對我並不重要。我只要姐快樂。

——嗨楊。

——不，我是 Christopher Young。

——你不是。別欺騙你自己。

——我是 Christopher Young！

我是—— Christopher Young。

「嗨。」

楊轉過頭，他看見一個短髮的女孩站在他的身邊。

「外面的景色很好。」她說。

——行人，雪飄，汽車，一切沒有聲音，寂靜。他們不會來和我說話。我不需要和他們交通。透過這清澈的玻璃望出去，我像在這世界以外。像一個瓶子。

「是的，很美。」他說。

「歡迎你到我的畫展？」她友善地伸出手，和他握着。

「你的畫展？」他仔細地看了眼前的女孩。她沙色的短髮，孩子氣的臉，穿了一件V領的灰色毛衣，裏頭露出白色恤衫的衣領。

「是的。這是我的碩士畢業展覽，請多多批評。」她微笑着說。

他的眼光無意中觸及女孩的眼光，使他感到一種不自在的顫動。他驀然想起時常在夢中見到那團金黃的光影，那流着濃墨的黑眸。一瞬間，那團金黃的光影彷彿化成了眼前女孩的輪廓。

「在這樣的風雪天，很少人會冒雪來博物館的畫廊。」她說。「我家裏沒有暖氣，冷得難受，來這溫暖美麗的地方躲躲。」他說。

「你真會說笑。」她說，轉過身對他招招手，「我來介紹我的作品。」

她頓一頓，又問他：「你唸那一系？」

「電腦。」

她望着他：「唸電腦的從不會踏進這排滿古董的博物館裏。」

他說：「我喜歡這裏。這裏是個清靜美麗的地方。」

她指着眼前裝裱精美的一幅抽象畫，向他解釋：「這是我一年前的一幅作品。我讓色彩隨着我的感情和潛意識的引導自由地流瀉……」

他點點頭。他感覺到空洞。不知是畫，還是由他內心深處升起的一種空洞。為甚麼人都愛把空洞的東西裝飾得五彩繽紛。就像梅對他一樣。

大學每年都有舉辦獎勵成績優異學生的典禮。而楊每一年都是上台領取獎狀的優異學生。梅比任何人都高興。她為楊買了套出色的西裝。自己也穿上最好的衣服，還化了一點粧。在這麼多的日子中，只有這一天，她灰灰疲憊的臉色才有了光彩。

楊不滿地說：「姐，這只是個隨便的典禮，何必這麼花費？」

梅抱着楊，拍着他的背部說：「小弟，姐為你感到光榮。我

知道你沒有讓姐失望！」

楊感動地說：「姐，我不會讓你失望。」

「再接再勵，小弟，直到你拿到了博士學位，姐的努力也沒有白費了。」

楊感到肩上一陣熱燙。他知道梅又在流淚。

楊感到激動地抱着姐姐：「姐，你為甚麼又哭？」

「姐是為你高興。」

楊的眼睛有點濕潤。博物館在一個小丘上，畫廊的四面是一個個的落地長窗。望出去，遠處的大草場，已完全是一片雪白。

女孩仍在介紹她的作品：「這是最最鍾意的一幅……」

楊望着那幅畫：一個空瓶斜傾在一片聯邊邊的顏色中，從瓶中，一個液體化的人形，緩緩地從瓶中流出……

他感動地說：「我非常喜歡你這幅畫。」

「多謝。」

「就像我自己。」

女孩驚異地說：「你是藝術家？」

他搖搖頭。

「你喜歡藝術？」

他搖頭：「我喜歡美的東西。我喜歡收集美麗的瓶子。」

「哦，真的！」女孩說，「你收集了很多精緻的瓶子？」

「一隻也沒有。」

「噢？」

「姐姐把他們全打碎了。」

「我不明白。」

「她不喜歡我做這些事。她要我全心讀書。」

「你的姐姐？」

「是的。她是這世上我唯一的親人。她是唯一愛我的人。」他們已回到畫廊的入口處。

她轉頭問他：「哈，你對我的畫有何感想？」

「你真幸福。」他說。

走出畫廊，他回頭問她：「你叫甚麼名字？」

「可樂蒂，你呢？」

「Christopher Young。」

他聽見她在低聲地唸着：Christopher Young。他走出畫廊。

楊看見那黑人小孩手中淡黃的瓶子，凸凹凸水晶般的邊緣在午後的冬日陽光中閃爍着光芒，他的心跳竟不受控制地加速起來。

他走上前去和他打招呼：「嗨。」

黑人小孩抬起頭，帶着戒備地睜着他烏黑的眼睛，怯怯地應：「嗨。」

楊望着小孩手中瓶子：「你手中的瓶子好漂亮。」

「那是媽媽給我的。」小孩高興地高舉起瓶子。瓶子閃着的光澤，像千千萬萬個有生命的天使，在美麗地輕舞着。

「你的媽媽是個好媽媽。」楊說。

「我的媽媽非常疼我。」小孩答道。

「你能不能把瓶子借我看看？」

小孩把瓶子縮回胸間，往後退了八步。

楊說：「我喜歡你的瓶子，你能不能把它賣給我？」

小孩疑惑地望着他：「多少錢？」

「一塊錢？」楊說。

小孩搖搖頭。

「兩塊？」

小孩伸出手：「o.k.，你先把錢拿出來讓我看看。」

楊從口袋中掏出兩塊錢，遞到小孩的手中。小孩把瓶子放在楊的手上，說：「成交！」然後轉身就走了。

那種熟悉的溫暖，從瓶身透過他的掌心，一直流到他的心中。這小小的一個空瓶子，像一個有思想感情的心靈，像掌上一團溫熱的火，燃燒着。

他感覺到瓶中滿盛着的希望和聲音，就像他時常在夜深時聽到不同來處的聲音一樣；一樣逼人前進，逼人燃燒。

楊憶起小時候，常在午後夕陽斜照時，走到離屋後不遠的小溪中躺下。被夕陽染照得金黃色的溪水，暖暖地自他身上流過，一股力量像把他溶化，一股力量像把他溶解了的軀體，帶向一個不知方向的地方……

梅的聲音忽然像一根寒針刺入他的骨髓：「小弟，姐這一生的一切希望就在你身上了，你千萬別讓姐失望！」

楊下意識地把瓶子壓在胸口，心中似乎在劇烈地掙扎着：「姐，妳讓這最後一個留給我吧！」他像掉入了一個巨大無比的

空瓶中，在瓶的口間，虛浮浮地飄動着。

「嗨，你沒甚麼事吧？」一個中年女人望着靠在牆上的楊，好心地問。

他笑笑：「我沒事。多謝你。」

他把瓶子藏在袋裏，對自己下了決心：我要收下這個瓶子，這是最後的一個瓶子。

他一路走一路踢着腳下開始溶化的雪。路邊的草在雪溶後紛紛冒出頭來吸取陽光。

在走下地窖的梯口時，楊對自己說：我這一生要把全部的愛給姐姐。但姐，讓我收住這最後的一個瓶子！

房門上貼着一張紙條。楊扯下讀着：你姐工作中昏迷過去，請即刻趕到記念醫院急救室。

楊腦子一陣昏眩。袋中的瓶子不知如何掉落下來，碎裂在地，四處散佈着一粒粒如鑽石般的碎粒。 □



- 白船目前在美國攻讀電腦博士學位，就快畢業了。今年九月他曾回馬來西亞一趟，沒有甚麼變，除了比以前瘦了一些。
- 希望白船和白船的老婆有空多寫些文章回來。

血緣

* 陳政欣



吳李玉哥的水墨素描

(一)

看到報紙上刊登的「泣謝」啓事，是在五月六日的上午。

羅志華這才知道老傢伙終於去世了。他心中默算：今天，正好是頭七。

羅志華漠然地抬起頭，望向玻璃門櫺外的街道，一輛接一輛的汽車，困倦的行人，高低參次褪了漆色的建築物，似乎在縹緲的空間浮泛著。

他想到：老傢伙終於去世了。這個念頭一而再地在他腦海閃現。

他之所以會想起頭七，因為也正是他父親去世後的第七天，老傢伙指示父親的正室太太及孩子做了頭七的祭拜後，才允許其母親攜帶着他上墳山祭拜其父親。

他仍然記得那一天。那天，應該被他稱呼為「姑媽」的一個肥胖女人從輛豪華的汽車跨下，

無視坐在門檻上的他，站在大門前直喊道：「阿細，細的呵，出來。」他的母親惶急地奔跑出來。肥胖的女人冷漠地開了口：「你可以上山拜了。」說着，把個白信封往他母親手中一塞，就轉身走向汽車。他記得汽車開動時，那個肥胖的女人連回頭一望都沒有。由始至終，他看不到那女人絲毫的善意。他抬頭，正好看到兩顆晶瑩的水珠自母親的眼角滑下。

自被通知了他的父親逝世的消息，同時老傢伙還傳言下來：他跟他的母親都不准到他的父親的靈堂去，不可離家外出，不可接見記者，不可胡亂發言。所有報章的訃告上都沒有他跟他的母親的名字，傳話人也沒有明確的提示不可為他的父親帶孝。他的母親在家裏悲泣了六天。直到那天那肥胖的女人離去後，他的

母親才又再哭哭啼啼地把幾件不知從那裏找來的黑色孝服遞給他。當時，她那雙盈淚的眼光，似乎在指責他為何沒有絲毫的悲苦。

抵達墳山，站在那堆黃土前時，暮色已蒼茫，只剩下夕霞餘暉了。他的母親當時哭着求他：「就當是爲了我，跪下拜拜你的父親吧。」

他的母親就是這麼個懦弱、安於命運道道地地的傳統中國女人。

那時他十三歲。他第一次意識到他跟他的母親是生活在一種黝暗無光的日子裏，而老傢伙的黑影竟是那麼地碩厚，以至他看不到前方一絲的光芒。他的母親更爲老傢伙的身影鎮壓得個個過日子。也是從那時起，他對老傢伙的仰慕敬懼，開始轉變爲仇恨憎惡。他的母親對那中風而死在妓院的父親的愛情有了疑惑，

• 陳政欣「好像」越寫越勤力了。

然而對老傢伙的崇敬驚畏卻沒有因這喪事而改變過。

十年後，他終於看到為老傢伙而刊登的「泣謝」啓事。

羅志華想道：我應該回去看看了。

羅志華站了起來走進總編輯的辦公室。老總的眼光自桌上的稿件拾起。

「老總，我想請假一個星期回柘城的家一趟。」羅志華在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望向毫無表情的總編輯：「柘城的拿督羅世光去世了。這種千萬富翁，一定有很多鮮為人知的醜聞軼事，我家跟他有些遠房親戚關係，所以想回去聽聽，為他弄個特別報導。」

作為三日刊而且注重趣味性報導的報紙，走的就是這種挖掘名人軼事取悅讀者的路綫。總編輯聽到羅志華這麼一說，眼光不由一亮地說：「好呵。我正想着該找誰去發掘的。你能去，最好不過了。你是在柘城長大的吧？」

「是的。我的些老親戚跟羅世光很接近。一定能探到很多故事的。」

「好。你就去做這個專訪。弄個七八萬字的報導，相信不會有問題吧。」總編輯咧着嘴露出一口微黃的牙齒說。

拿督羅世光的去世，各家報章都紛紛發表文章，讚頌他在商業界傑出的才華，在華人社會上慷慨的慈善行為，有的更盛讚他「白手興家」，是刻苦耐勞南來的華人最令人驕傲為豪的榜樣。

(一)

羅志華在「隆盛銀行」的對街處落車。

爲了今天的專訪，他於二天前打電話給剛被董事部調昇為銀行董事長的羅輝揚局紳。剛聽到自電話筒上傳來渾厚響亮的聲音時，他禁不住地感到一陣戰慄而說不出話來。這是他自他父親去世以來第一次來第一次聽到他父親家族的人發出的聲音。在他的記憶中，父親的聲音也是同樣地渾厚宏亮。他感到聲音在耳廊間震撼。電話筒內卻已傳來不耐煩的聲音：「喂，喂，朱小姐，怎麼沒有人接話的？」

他立即按捺下激動的心情：「哈囉，是羅輝揚局紳嗎？」

「是的。你是……」

「新華報的編輯。羅局紳，恭喜你榮任『隆盛銀行』董事長。『隆盛銀行』在你的領導下，必定大展鴻圖。本報想跟羅局紳做個專訪……」

「專訪？哈哈，訪問些甚麼？」刺耳的笑聲。

「談談羅世光控股公司在羅局紳的領導下有何新的策劃及如何擴展。更想談談『隆盛銀行』在羅局紳接手之後如何處理及應對新經濟政策的股份安排。也想請羅局紳談談在拿督羅世光逝世之後的最新發展，以及拿督羅世光的一些生平軼事。我的本意是想從拿督的逝世談起，為拿督及羅局紳你作個十萬字的專輯報導。」

「嘔，做個專輯。是『新華報』呵。好。很好。」

「那麼，羅局紳幾時方便，我就過去。」

「等一下。」電話筒傳來羅輝揚詢問女秘書的聲音，然後說

：「這樣吧，後天下午二時半，你來銀行我的辦事處聯絡朱小姐。她會引導你來見我。」

如今站在街旁望向對面這幢樓高十八層華麗的銀行大廈，他不禁又回想起在中央醫院病死的母親那瘦弱蒼白的臉色，以及拿督羅世光冷漠孤傲的顏容。

「隆盛銀行」是羅世光控股公司集團旗下的投資主艦。誰掌握了這主艦的實權，誰就是羅世光家族的主宰。面對這幢在陽光普照下熠熠生光的大廈，羅志華按捺不了那股自心靈深處翻滾洶湧的嫉、憎恨、仇惡的感覺。

在記憶中，有一次，他跟母親路過「隆盛銀行」，湊巧被自銀行內步出的父親瞥見。當晚他的父親竟怒氣沖沖地來到母親處，拍打着桌面大聲叱罵母親不應該也不可以在那區域出現。「要是給父親看到了，我怎麼辦？」面目扭曲的父親破口而出的這句話一直烙印在他的腦壁中。自從那次起，母親更少攜帶他出街了。

父親去世了，母親去世了，老傢伙羅世光的身影更在不久前在這世界上永遠消逝。斬斷了這一切的血緣連繫之後，羅志華一想到要面對他如被「允許」該稱為「二伯」的羅輝揚局紳，心中還是不免有些惶恐。

(二)

五十多歲微胖禿頂的羅輝揚局紳扯鬆頸項間的領帶，和藹地說：「你也姓羅？很好，本家姓人，那裏人？」

「吉隆坡。就談談拿督羅世光逝世之後，貴集團的最新策劃。」

「本集團在考慮到新經濟政策的要求後，會在最近在股份的分配上作出某些調整，但在整個商業擴展方面，本集團還是照着既定的計劃進行……」

他的母親病重時，有個親戚把消息悄悄地傳給羅世光。羅世光第一次通過中間人與他聯絡。那中間人帶來了一張數額頗大的支票及一堆指示給他。指示是：不可以羅家之名為他母親舉葬。不可出訃告，不可驚動社會，更不可與報章記者接觸。那年他十八歲。他看得出整個報界在羅世光的壓力下把病逝於中央醫院的母親事件封鎖了起來。那時，他也已認清了金錢的現實而屈辱地接受了羅世光批示下來的條件。據中間人透露，當年的羅輝揚還私下探問他父親的這位「外面的女人」的孩子幾歲了。

「局紳，談談你們家族在貴集團內的控制權。」

「家父，拿督羅世光有四個兒子及兩個女兒。財產分成五份，即四個兒子四份，兩個女兒共得一份。相信你也知道，我的大哥及三弟早年病逝，只剩下我及四弟，以及兩個妹妹。我父親把產業分得很均，所以大哥及三弟份下的產業由他們各自的子弟承繼着……」

他曾詢問病中的母親，作為大慈善家大銀行家大事業家的拿督羅世光的血裔，他會得到甚麼形式的資產。他的母親流淌着淚搖着頭：沒有，甚麼都沒有。除了他父親私自買下的這幢屋子，他將得不到甚麼。為甚麼？他責問。不為甚麼，他母親低弱的聲音，只因為羅世光不承認，只因她是父親「外面的女人」，只因他們是豪族，只因他們的臉，只因你的父親不爭氣，只因你父親

的妻子及孩子們還存在着，更只因羅世光是個舊禮教傳統下的人。得不到甚麼的……沒有人承認，更何況你的父親已逝世。

「談談拿督羅世光的處世及為人。」

「家父是個嚴正肅穆的人。沒有甚麼力量能改變他的旨意。頑強、固執在別人可能是種缺憾，然而在我父親，這些性格上的缺憾卻使他無往不利……」

你父親曾要求他給我一點名份，他的母親低啞着聲音說：但不行的。他攔打了你父親一巴掌。你父親說不能因此而放棄了那份應得的家產。家族名譽要緊，所以你的父親就要求我委屈忍受。一旦老人逝去，我就能得到我應該的種種。但命運呵，你的父親竟先他而去。他的指令下來是：不能承認，不可承認。他給我們錢，最主要是封着我們的口，不可讓家醜沾污了他在事業上及社會上的名譽。不行的。你的父親曾哭着說：就請你委屈，我對不起你，但你務須委屈忍受……

「據說，當然這只是個傳說，局紳。據說你第三的弟弟在外面還有個女人。」

「唔，這個嘛。家父是個很注重禮教的人。坦白說，當年老三在世時也曾在外面亂搞過，聽說還收了個女人養了個兒子。家父當年還親手掌摑過老三。家父不承認那個女人，所以那女人，還有他的兒子，直至目前，我們都不知道他們的消息……」

收葬了母親，羅志華即變賣了屋子，帶着為數不小的，拿督羅世光施捨的恤養金，南下吉隆坡定居下來。十年來，在他心靈深處，北方的板城總無時不刻地矗立着一身碩厚龐大的黑影。這黑影不只罩了他的父母親的一

生，甚至驅使他過着一種黑影下意志頹廢的生活。羅世光可以是個報章盛讚的慈善家及商界傑出人才，然而他那種冷漠無情，倨傲的性格卻令羅志華咬牙切齒地憎恨他。

四

「……聽說還收了個女人養了個兒子……」「盛隆銀行」的董事長羅輝揚局紳對他早逝的三弟的血裔作了如此冷漠的評語。

羅志華站着墳堆上已長滿野草的母親的墳墓前。

這就是母親的愛情。懂得屈辱時的他曾以責備的語氣責問母親為何要接受如此一個沒有名份不被承認的姻緣。

他是銀行家羅世光的兒子，再加上當時的日本軍人對未婚少女的掠劫，能得到一個既富有又有權勢的人的掩護，這是當年任何一個少女都不能及不會拒絕的夢想吧。他的母親垂着眼睫泣訴：當年，他何嘗不是多情慷慨，風流優雅。如果要埋怨，只好埋怨命運了。

而這位把持着羅志華一生命運的「老傢伙」拿督羅世光終於也逝世了。當年只要「老傢伙」點頭，只要同意把他及他的母親的名字羅列在他的父親的訃告上，只要承認與「老傢伙」之間還有一絲血緣關係，那麼，他也會像他的父親的其他兒女，以及像羅輝揚局紳他們的兒女一樣，出入於羅世光集團公司而不必為生活煎熬了。

羅志華抬起頭，驟然間他發覺，就在他看到那則「泣謝」啓事那天起，他與羅家的血緣就在那時斷絕了。

他望向遠處一片晴空，望着母親一堆荒廢了的孤墳，心中不由送出一聲吶喊：一切都過去了。

合境平安

*陳政欣



「如何消除地球人的恐懼感」的研討會在N星球的B宇宙城舉行。與會者都是IX星系內有遠航宇宙能力的星球的科學家。

「地球人的心懷就是那麼狹窄。有一次我們對地球進行科學偵察，那知他們的戰鬥機十八般武器都昇空待戰。真掃興。要談戰鬥能力，只需一按鈕他們就完了。對這種充滿敵意的地球人，唉，只有禮讓。」M星球人率先發怨言。

「還有呢，都是大驚小怪沒見識的傢伙。我們到原野去研究植物，那些地球人呵人山人海地圍上來，吱吱喳喳的像發現了甚麼怪物，還說要捉我們來做標本，」矮小削瘦的Y星球人惱怒地說：「甚至有人說捉我們關起來到別的城市去巡迴展覽，好賺錢！要不是想保留他們作為研究的對象，真想讓他們嚐嚐我們的死光彈！」

「知識層次相差太遠，我想是我們跟地球人不能溝通的原因。對不能明白及瞭解的事物，就先入為主地充滿敵意，把對方貶為下一級的動物對待，」作為研討會主持人的N星球人揮動着觸

鬚感嘆地說：「自以為是高人一等，這是地球人最大的弱點。看看他們都有幾百萬年的地球史吧，經過這樣漫長的歲月，他們還自以為是宇宙的中心。擺脫不了這種心理，如何虛心向學？」

「還有一些令人發笑的呢。有時我們搞些花樣，開開玩笑。他們不明白也不願去瞭解，害怕了起來，連甚麼物質都叩頭跪倒膜拜起來，真好笑，這些低智的東西。」P星球人本性好戲謔，這時定是回想起在地球上的逸事，不禁「嗚嗚」地笑了起來。

「對地球人，我們沒甚麼好感。令我們懷念的，倒是他們烹調出來的食物。色、香、味無一不讓我們消化系統效率增長。真令人懷念呵。我們的科學家就是研究不出一種策謀，讓他們乖乖地獻出食物來。」S星球人開張着的口，嘴涎一滴滴掉在會議桌上，眼神透露出無比的神往。

「說得很對，」其他星球人都異口同聲地贊同S星球人的看法。

大家都靜了下來，沉思着。

「有辦法！」P星球人突然叫了起來：「地球上不是有群叫

華人的種族嗎？他們對吃不是最拿手最有研究嗎？他們還有種遊戲，叫戲班的，要穿戴服跑來跑去哭哭啼啼的遊戲嗎？」

「對對對。」舉一反三，所有的星球人頓然大悟，全都明白了：「這樣，地球人不但不排斥我們，而且必恭恭敬敬地跪拜我們，誠心誠意把種種美味呈獻給我們嚐。真好呵。我們又能接近他們，研究他們的心態心智了。」

從此以後，所有偵察地球「東」面的星球人，總不忘先到戲班去偷些戲服，穿戴起來，然後躲在木偶、石頭、古樹，甚至土堆後面，玩弄些遙控器具，或是把雲層堆置在飛行具前，自己站在飛行具上，在天空上上下下飛翔。

於是，孫悟空、李鐵拐、玄天上帝、如來佛、觀音大士滿天神佛都顯露了。

於是，雞呵鴨呵豬呵羊呵牛呵，殺殺殺！

牲物禮品花菓排列起來，衆人點香伏拜。

衆星球人透過翻譯機，莊嚴地宣喊：「合境平安！」 □

奴英的抉擇

* 黃澤榮

陳香吟／午後的花園／油畫



自從堤壩築起來後，它有時明明是空空蕩蕩的，卻也莫名地在痙攣抽動。莽莽湖水一邊摺着詭譎波紋，還一邊嘖嘖眨眼，就是不肯放棄猛吮着空蕩的天空。

他知道，自從堤壩築起來後，這一帶的天地間就潛伏着一頭妖異怪誕的巨魔，把一切不能追溯的，在湮久年代已經有了的平衡都搞亂了。他父親和他祖先們的骨骸首先就跟其他很多族人祖先的骨骸一樣，被淹沒在湖裏一座最翠綠的山崗上。

•

這段日子以來，左鄰右舍的

整三十戶人家，個個都不自覺地變得陰沉怪異，除了孩子們外，每個人都像在面孔後面掩隱着不可告人的東西。鄰居的人們確實已分辨不出他們到底在做甚麼，即使是長廊間圍集的笑談也詭譎得令他迷亂，人人兩眼眩茫。

他寧可在入夜後就躺在臥房的地板上，就是不走到長廊去在量黃的電燈泡下跟大家圍坐談笑。

有一晚，他聽見自己剛懷孕的妻子在外面跟人小聲說道：「奴英最近變了……」

他嘿嘿笑不出來。真的，只有地板清滑的竹片貼在赤身的背

脊的那種沁涼感受還是一樣恬爽，像孩童時有最多小魚的那條清溪一樣給他永遠沁涼的恬爽。此外，再也沒有甚麼是一樣的了，那條清溪也已經沉失在湖底了，連天氣都變得完全陌生。

他的妻子是在一個多月前堤壩被宣佈啓用的那天晚上，告訴他有懷孕的消息。他記得那天清早還帶着妻子跟全部鄰居的人去觀看堤壩啓用儀式，屋長至少吩咐了三次，每個人都必須去，首相和首長皆會蒞臨主持儀式。晚飯後，妻子告訴他那消息。

後來的一連幾個晚上，整座

• 黃澤榮是東馬人，看來他可以寫很好的小說。

長屋的人都開始談論堤壩這唯一的一件事，像是全着魔似的，在新裝置的電燈泡下，人人兩眼眩茫。

• •

從胳膊以下的雙臂最近一直麻痺，有時候帶着微疼，臀部的地方也是一樣。

他十四歲那年，父親親自以剛磨利的巴冷刀殺了一隻白雞來祭神靈，然後在長廊爲他紋身，一針一針刺在他的手臂及臀部的地方，鄰人都圍着看，直到太陽下山。十四歲的孩子，他哭都沒哭出聲，左鄰右舍的人沒有一個不讚許他。除了英勇外，大家都說他將來必能出人頭地。死去的父親當時只是含笑，也沒說甚麼，倒是有告訴他身上的東西可以辟邪。它就這樣陪着他十四年，直到最近竟突然又麻痺又帶着微疼，彷彿和血肉不再相連，非要他將肌皮撕揭不可。

奴英知道，有事情就要發生了，這跟那堤壩，那巨湖有關係。奴英也知道，那堤壩那巨湖其實就是一頭龐碩的妖魔。他不斷地喃喃悲咒。好幾個晚上，他從夢魘中驚醒過來，看見妻子抽搐般在啜泣。

• • •

自山林中撿回的獵物越來越

少。屋長召集過好幾回的集會，最後衆人決定結夥到堤壩對岸的深林打獵。堤壩啓用的最初一個月，河水氾濫成巨湖，湖水日夜都傳來死屍的惡臭，有人說，附近的野獸大都被淹死了，有人說，野獸都走光了，長屋裏的爭辯永遠還是莫衷一是。

過去的許多山巒幽谷的確都沉漫在湖裏，許多族人孩提時嬉逐的涓涓細流彷彿像整座長屋的記憶一樣被吞沒無踪。多少世代已經有的，一直傳襲下來的在恍然間失去了很多，多少世代都不曾有的也驟然接踵而至。厭厭的日子帶給奴英很多的憤懣，他憎恨那座堤壩和巨湖，他憎恨整個生命都受到羈絆，即使是白天，奴英也不斷地在喃喃悲咒。

• • • • •

過堤壩深林打獵的人們必須趕在太陽下山前回來。太陽下山後，誰都別想走得過堤壩，也沒有人敢走過。奴英跟鄰居同去打獵的那一次就是因爲在歸途中見到夕陽西下，怕不能及時走過堤壩，大家只好在對岸蹲睡了一夜。那晚的月亮出奇得圓大，半夜醒過來，只見到整座湖都籠罩在灰藍的一片陰沉中，那是冷冷月

光下飄動的濃霧，看去是無法探窺的迷離異境，整夜從中響出斷續的怪聲。大家都這麼說，山間的精靈入夜後都在堤壩上遊蕩，非到雞啼日出不肯離去。

只有奴英知道，那堤壩和巨湖其實就是一頭龐碩的妖魔。他想起十四歲那年父親爲他紋身後，全長屋的人沒有一個不讚揚他是勇敢堅強的孩子，將來一定會出人頭地，死爲地方上的勇士。

奴英就在那黎明之前，作出了他的抉擇。他知道，因爲他的抉擇，他將不能親自爲自己的孩子紋身。奴英知道，他不能夠。

• • • • •

三天後，屋長在半夜受砰砰的拍門聲吵醒，整座長屋的人都醒了起來。

奴英的妻子倒在地上反覆地啼哭嘶喊：「奴英不見了！」

隔了兩天後，很多人都看到，有一孕婦常在太陽下山前蹣跚走到堤壩上，將樹葉包着的白米飯丟下湖去。

註：「奴英」爲砂勝越達雅伊班 Nuing 之音譯。



問題

* 喬晚筠



——所謂「問題」，是當你獨自觀察一件事時，你的解決方法卻是，基於幾百隻眼睛從各種人格中發出對於某些事物的看法。

——Friedrich Nietzsche

1

F問：你們的關係怎麼會變成這樣？

我沒答她。這不是我願意回答的問題。

她又問：你們之間到底發生了甚麼問題？

我想不起任何突發性事件。

她問：會不會是一場誤會？

我說：我會給你一個答覆，但不是現在。

我並無蓄意躲開問題。

但我已安穩且滿足於目前狀況。

我以冷漠驅除一切足以造成干擾的干擾。

2

紙菸已熄冷。我得重新點燃。我屈蝸在牆落，享受吞吐煙霧。

我總是在就寢時對菸味有憎惡感。

有一陣子，我買了一瓶克莉絲狄恩·迪奧噴霧古龍水，大量噴灑在枕被床褥間。

我喜歡擁着一床克莉絲狄恩·迪奧香水芬芳睡覺。

實際上我是那種看起來不像是浪費香水或用得起克莉絲狄恩

·迪奧噴霧古龍水的人。

我粗心大意、反應遲鈍。我不常用頭腦思考足於令我失眠的各種問題，也疏於動腦筋。我笨拙、木納，甚至可歸為無可救藥。

我多年來過度潔癖的行徑，致使我無法忍受共用一張被甚至共臥一張床。我盡可能自己擁有一間獨用的浴室。我用一切的嬰兒護膚品護膚，以致我的浴巾面巾拭手巾散發一股嬰兒香皂和爽身粉的氣味。

我滿足於蜷隱在大城一隅的孤獨生活。

一直到某個雨夜。

G淋了一頭雨濕，闖了進來。她脫掉球鞋，瘦細的身子裹在灰藍色的牛仔夾克及長褲裏。

• 近來見到一些文友，都表示喜歡商晚筠的小說。目前商晚筠在新加坡工作。

她逕直走入房內，仰臥在我鋪疊整齊無痕摺的床被上。

我當時不明白她如何可以未徵求我的同意便這樣闖入來然後佔侵我的床被。

她說：你知道嗎？我等了兩個多鐘頭的計程車，天一下子黑壓壓的罩下來，路口周遭一片孤寂，雨不大但總不肯停，我整個人覺得好冷，那種陰森森的冷包圍着我，我需要一點溫暖，第一次我竟有被遺棄、受傷的感覺。

她噙着淚。瞅我。

我站在床側，垂首看她。

她渴望地抓着我垂落在腿側的右手。

良久，我不知道我能做些甚麼或給她甚麼。

我只是站了站。好一陣子，我始退到一口竹簾垂落的窗側，背她，望出窗外。從細細的竹簾縫隙。

我拘束在我木納、笨拙的表態裏。

我無從對G言語。

3

如果有突發性事件發生在我們之間的話。

如果。

我一向表明不歡迎自闖者。

我並無按常例豎起「嚴禁自闖。格殺勿論」。

而我竟毫無防備地相信了這麼一個自闖者的美麗謊言。

她幾乎一手攪亂了我日常生活的規律。

她不按照次序地把我浴室的拭手巾、面巾和浴巾調錯方位。

我每天更換浴巾。一個星期用七套不同顏色但規定了的浴面巾。

我那兩件日式居家常服是我點綴牆面的裝飾品，她居然可以掛在身上當睡袍。

我冷眼地看着她走進我規律化的生活，打破規律。

4

我也強烈地感覺到我底睡眠被嚴重地干擾了。

我無法只睡一個枕頭睡半張床蓋半張被，並強迫自己想像這一個夜晚是舒適甜蜜的夜晚。

直至有一個晚上。下了場大雨。

風猛颯。

她在響雷中驚坐起，赫然發現牆側近窗的我。

她抱着一大團被。迷惑地瞅我。

我已懸垂半幅竹簾。

飄飛的雨絲爭撲入窗。造致我額首、眉眼一鼻一嘴的雨點。

她無聲息地，把竹簾垂下，半掩着玻璃窗頁。

我無從開口叫她 leave me alone。

她用乾淨的面巾爲我一拭揩我臉上的雨點。

我們面對面相視，像極兩尊彫塑像。無語。

她步回床上。緊裹着自己。

她簡短地說：你身上有一股嬰孩的味道。

我強烈地感覺到我的自尊被踐踏。

5

其實，我們之間並沒有突發性事件。

我自覺我必須在屬於自己的空間裏重新建立自決自主權。

我在靜默中嚼咀現代人的孤

獨。

她試圖引起我更大的關心和注意。

她把自己粧扮成美麗的女子。然後一個電話接一個電話地邀約她曾經鄙視擯棄的猥獷男人。

很多時候，我無法忍受我床被間一股怪異的雜味。

直至某夜，她回來。重複着她捏造的美麗謊言。

她說：我在酒店咖啡座枯坐了兩個小時。那種夾雜喧嘩人群中的孤寂，使我深深覺得易被傷害。步出咖啡座時，夜色如斯深沉，而我竟失去方向地在街頭漫行，一直到我疲倦得想睡。

我讓她進入我房裏。

而原本擱置床被的地方已空置。

我只簡短地說：我把被枕和床扔棄了。如果你要的話。你可以下樓去找，幸運的話，也許還在那，或許印度人早已取走。

她愕然。隨即，她靠在我身側坐下。把臉埋在我左肩上飲泣。

我說：我從沒想過要一個親密的朋友。我只想要回我自己的生活。

6

如果這真是一個突發性事件的話。

我重新購置一張床一套枕被全套浴室毛巾。

我重新安置自己。

而G，是一個逐漸褪色的名字。

我再也沒看到她，或聽到有關她的事。

稿於一九八七·八·廿六

·無緣閣·□

有時候是如此的

*阿七



之一

我原是愛陸地與草原
愛人羣，愛八卦
卻攔在海上
四周的藍太闊
天空就無邊無涯起來
一如思念
一如心事

我常拉上厚厚的窗帷
關鎖一室的音樂
一如守著一心的愁緒
管他艙外是晴是陰
是否飄着風的柳絮
是否掛着雨的流蘇

之二

我的海是靜的
此刻

滿天高掛的星辰如果實
黑顏色的浪平鋪如沙漠

沒有聲音

撩起輕愁是徐徐的風
一串溫柔的潮正拍打船舷
遠遠近近的船變得熟悉
所有的燈，所有的航線
如此

熟悉一如往事與心情

我的海真的很靜了

只有風和燈，和星辰
還有溫和的潮

一如小小的心事

悄悄掠過，一如貨輪悄悄地掠過
一下子經過許多碼頭

鄉愁七犯

*梁文福

心裏有個故鄉，叫做昔日



Eva Rubinstein 的攝影

• 之一
趕一班開向黃昏的快車
探首窗外看汽笛將月台拖長

• 之二
坐在床上
把枕頭私藏的夢
噼噼啪啪拍打出來

• 之三
用最初的小名喚你
然後走進你的眼睛

• 之四
趁昔年的雨又唱在窗外
趁寂寞又在窗上呵氣
用手指畫一條彎彎長長的路

• 之五
把那粒讓童年踢圓的塑膠球找出來
追着它一級一級
繞下老屋後的螺旋梯

• 之六
在林子裏撿一個下午的殘枝
夜來時生起爐火
獨自細聽曾與你踩過的日子

• 之七
好深好深的夜啊
經過一陣樹葉瑟瑟的鼾聲
貼滿風沙的鞋底怕已踩痛月光了
好長好長的路啊

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二日 • 肯特崗

●在旅社

這是一個暫時的家
或者可以如此說吧？

牀頭有柔和的檯燈
可供插花的大理石瓶
衣櫃也斜斜立在牆邊
浴缸旁還躺著擠剩半截的牙膏
或者這真是一個家吧？

每天清晨

那名帶著職業性慵懶的服務生
總是那些主人已離去的房間裏
找到類似的棄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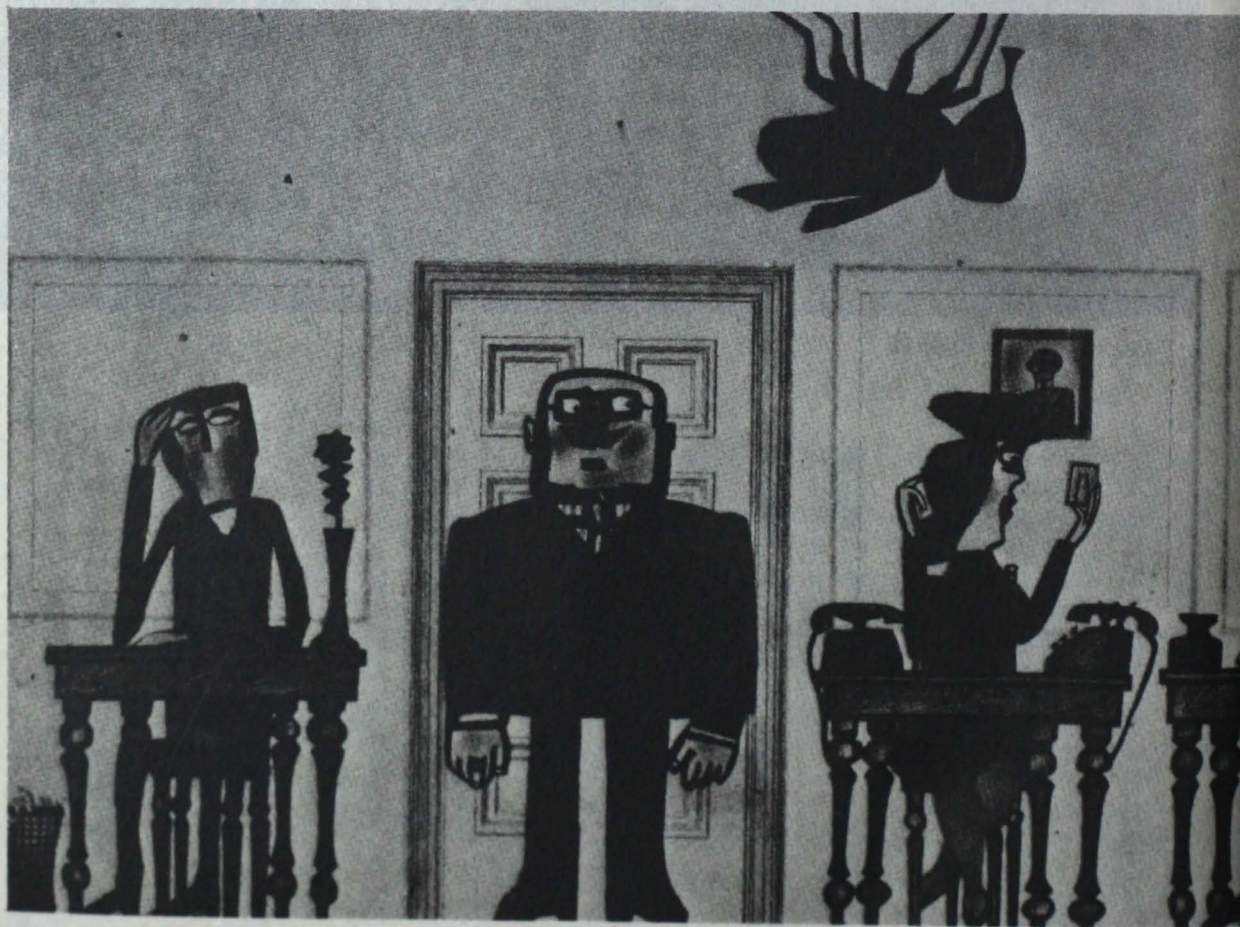
譬如舊原子筆桿

菸蒂、火柴棒、幾句抄來的

殘缺的詩句、舊襪子

或者是一些作廢的衛生紙與精液
總之，都是些寂寞旅人留下來的
無意義的記號

（一九八二年
十一月三日）



*王廣仁的詩三首

●在棒球場上

仰臥在這座廢棄棒球場青青的草地上
整個下午的回憶
隨著漸漸沉落的夕陽而離去了
遠方有著奔跑嬉戲的孩童
我並不屬於他們的隊伍

遠方進行著小小的球賽
那些面容美麗的學童
依序輪替著揮棒，等待
即將投擲過來的好球
一支最適於擊出的好球

仰臥在全壘打線前柔軟的草地上
注視這樣的一場
屬於學童的比賽
那些無所事事的外野手
寂寞而安靜地等著接住
偶爾出現的高飛球

對了！我曾經也是
這樣一名寂寞的外野手
這樣靜靜等待
那些突然自高空衝來的飛球
也曾這樣天真地
為著接住一支飛球而雀躍

仰臥在這樣青青的柔軟草地上
遠方忽然衝來了一支飛球
我難以自抑地狂奔過去
想再接住一支高空飛球
它卻以阻擋不及的速度
越過我的頭頂
墜落到我身後深深的草地裏

（一九八二年
十月十四日）

●在天橋上

黃昏時忽然飄起細雨來
我夾雜在大羣急急趕路的人羣中
走上凌空架起的天橋
在行人急促的脚步裏
我不斷與反方向迎面而來的人羣
擦肩而過，他們
快速而斷續的交談
便一句一句刺進我的耳膜：

理想？甚麼理想——
不景氣快過去——
下午不是說——
你大聲點——
放屁！墮胎——
雨會更大——
那隻豬，你相信——
當兵去了……反正——
賺錢不容易——
那你為甚麼約她——
神救世人，信者永生——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日）

前方有風浪

——給雲簡

*炎復陽

原以為寄上那關於鄉思的詩篇給遙遠的你，會使你探擷更多的勇氣來面對生活、面對自己。你卻在鴻箋哀哀低訴，是它，是那首「望鄉」撩起你底愁緒。鄉思，愈來愈不含蓄。一道浩海的距離，不能堵又不能渡啊！

其實在我把聲音寄出的那陣子，我想過了種種的結果。我知曉，你會把詩篇貼在牆上。我臆度，你會想家想得徹底。不過，一切激情總會沉澱下來。辛酸，不是一輩子的事情。我曾經深沉的感傷過，我希望，以我蒼涼過的平靜去喚起你的沉着、你的堅毅。

我說：「一盞舊時燈火，亮在心湖，熄在心湖。一道南中國海，可以渡，可以堵。而眺望家園，可以笑，可以淚。」你或許不太清楚，我們有選擇和決定風景的自主權。在光和暗之間，在

遠和近之間，在悲和喜之間，我們如果不能理智地去取捨，那何不隨緣且喜？所謂平淡，也就是細水長流呀！

全興說得好——長大就是學習把一切看淡。你懂吧？咖啡越濃越苦澀，而淡茶卻清香四溢。在那句「把一切看淡」裏，主要的不外是莫被名利得失拖累。上進的心情，我們仍不可掉失。我們應講究的，首推心靈的品味。人間，人間有味是清歡。清淡的歡愉。

你是很專注的那種，對朋友，我們開始對未來感到迷茫和恐懼。有時候我們總不免頹喪地如斯自語——或許就這麼等待，一陣風雨來蹂躪。這些話，多叫人嗒喪啊！

然則有甚麼好自慰的呢？像我們年輕一代所盛載的憂傷，看來也只有一層加一層的積抹下去



，對衆生。重感情並非不好，反而難得，不過難免易於受傷。但叫我較掛懷的是，你又相當要求完美。朋友是燈，朋友也是日記簿，也是傘，不過朋友終究是人，他有心，心會變。你那麼在意朋友的一舉一動，甚至易遭他們無心之言劃出傷痕，這端的是過於執着哪！

每一天，歲月在轉，樹葉在不斷地輸出二氧化碳，世間一切的生物，也都在忙碌。人對於許多事物的執着，是一廂情願的，感受是美麗的、壯烈的。你如是，我也一樣。唯季節仍會變換，綠葉也有需要氧氣的時候，那我們是否該學習做好準備來接受突發的改變？而類似這般的心情，就是嘗試把一切看淡了。佛經有言——一個擁有一切正是沉淪苦痛的泉源。

話說回頭，人世間有不少斗

爭，卻是我們不能看化的。譬如有關家國，有關族群的問題。卻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我們開始。你極切哀矜地告訴我：「又能如何？我們緊握的手已漸漸鬆懈。」日子一天天過，我們都在担心或許明朝我們的文字會掉失原有的形狀。一條日愈瘦削的根，還能支撐多少歲月？

不敢往下想啊！我們。在這風雨飄搖的季節裏，我們的聲音彷彿弱了好多，我們的希望似乎渺了好多，我們的情愛好像淡了好多好多，爲甚麼呢爲甚麼呢？諸如此類的創痛，又有甚麼良藥可醫治？可悲的是，我們不得不將缺陷傳染給我們的下一代、子子孫孫……

於是你有了個急切的殷望，願是一片雲，達觀與灑脫。可我想問，雲遇風涼，不就仍得嗚咽一番嗎？我明白，雲兒理所當然

是飄逸灑脫的化身。但它最終的方向照舊是海洋和陸地，一如我們跟現實總無法割據那般。你亦無須將夢想拋棄，否則我們真要喪失面對前方風浪的勇氣了。

不禁想問你——你何止是清簡明朗的一片雲絮？你的胸膛，塞滿那麼多的心事。你的眼睛，捲入那麼多的怔忡。我只想以僅有的關懷，替你分担快樂及更多的痛楚。我更願意，讓摯誠的友情傳遞溫暖，渡山越水加被於你。

沒有人會知道，生命中的句點在那裏，終點在何處。只不過我們卻清楚，今生今世仍鋪展着值得我們該走完的路。且用我們的所有，去愛，去惠施……

（縱然很多的栖惶和眩惑正洩洩而來。） □

換季



晨早，在課室裏聽講師不斷的回味訴說着當年她在英國求學時的點點滴滴，看她陶醉於回憶的長河裏，不禁也被她所描繪的情景深深地吸引着。

啊，何時我始能嚐那種第一次看雪景的心情？看那白雪皚皚自天上飄落，在雪花紛飛的冰天雪地裏玩雪球築雪人……想着想着不禁把視線移至窗外，望向對岸那霧起濛濛的海上。有一艘輪船自海上航過，迷迷濛濛，似真似幻。忽然省起昨天瑪莉安講師教我們唱的「The Titanic」，關於這艘郵輪的幽魂是否仍會在事發地點出沒，讓人感覺疑真疑幻？

輪船終於消失在我的視線之中。它又會漂到世界那一個角落呢？忽然組裏的印度同學高聲的說了句：「我們這兒也不錯嘛，熱帶風情……」打斷了我的思維。講師吃吃的笑說：「是的，這兒雖無四季，然而卻令人感覺親切，我們還是屬於炎夏與雨季的

……」講師步出去之後，我始終呆坐在座位上想，四季。呵四季於一艘郵輪沉沒的歌。旋律激昂，女聲悠怨的和着「It was sad, it was sad……」心想事隔這麼多年，我們學院裏也有啊！

如果說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安排一些喜悅，我想我為自己安排的該是體驗四季了。我的四季皆在學院裏，不是一年換四季，而是一天。在一天之內呵！豈不美妙？比如說我為自己在音樂室上課時取名春季。音樂室裏的冷氣總不太冷，暖暖的。黑板上的音符恰如春天開滿遍地的花，還有音樂導師雙手在琴鍵上起落彈奏出來的優美調子，一切一切皆令人感覺喜悅與溫馨，都似春天那般的讓人覺得充滿朝氣。

至於夏天，該是那間上英文的 FI Room。很多時候，那數把風扇都驅不走室內的熱氣，讓人真想立刻跳進泳池裏浸它一個下午。FI Room 的窗面向海，坐

在炎熱的室內望海，真像在炎夏的午後獨坐海邊矣！

而視聽室，就讓我體驗了蕭瑟的秋天。室內冷氣涼，每個人獨坐一個廂位。我坐最角落的一個廂位。每每坐下之後，廂間的板就把每位同學隔開了。裝上耳機，只聽得錄音帶裏傳出那硬繃繃及黯啞的聲調。同學之間不打照面，讓人覺得就只有自己一人在蕭瑟的秋天裏，迎着秋風獨自蹣跚，踩着落葉沙沙……

走進工藝統教育室，就迎接冬天了。推開那扇門的一瞬，寒意就攻了上來。許多不耐寒的女同學早就準備了寒衣，套上了才進去。而我，每抄一下筆記就不住搓手，太冷了。也難為了丁講師，每天要在這間室內呆上半天，會不會不識陽光滋味了？

我就每日如此反覆着體驗我的四季。也許人生中許多的喜悅，就在自己不知不覺中已擁有了，只是自己沒發現而已。

島城少年的心事



當初那種種勸言，那種種前所未有的揣思與怔忡、覬覦和忐忑，以及那句「好男不當教師」的「名言」，都在他踏入島城的那一刻化為烏有。是的，既然決定了的事，又何必頻頻回首去思慮呢？人生短短數十寒載，如果再毫無目的的逡巡徘徊，一步一回首的話，那豈不白白浪費嗎？

而最終選擇了這條路，他也唯有遷入島城生活了。然而，他告訴自己，他不是歸人，他只是個過客。島城只不過是他人生數十個驛站中的其中一個。誰也不能肯定若干年後他的驛站會在那裏？也許是在年尾有着霖霖霏霏的季節的東海岸，又或許是遠在東馬的沙巴……

然而不管怎樣，他還是在島城生活着。每天趕課堂、忙功課、參加活動的日子，把一切鄉愁都壓得扁扁，也沒有時間及那種情懷拿出來「玩味」。他開始懷疑原先那些學哥學姐們的論調，說進入學院最重要的不是拼命讀書，而是盡情「享受」快樂又有

津貼拿的日子。每天對着繁忙的課業，以及規定要參與的活動，他又開始懷疑當初的決定是否是對的？

朋友來信問：「……處身在陰盛陽衰的環境裏，一定充滿許多美麗的羅曼史吧？……」他苦笑了一下，搖頭。羅曼史？不錯學院裏女同學多的是，然而主修英文的同學之中華人少得可憐，而且大部份是英校生。他對英校生一向持有很大的成見，無論如何都不可能「來電」。而選修華文的女同學大部份都已名花有主，再加上時間上的不配合，極少聯繫。他相信緣份，姻緣的事，還早吧？！

在一個暮雲叢叢的黃昏裏，他獨自步行至附近的新關仔角，坐在石階上無語張望。聽那不斷掀起的海浪聲，看一些小家庭成員在沙灘上嬉戲所構成的一副天倫圖，懷鄉那股愁緒忽然竟像缺堤的海浪般向他心中悄然淹襲而來，頓時使他把一切思緒皆飛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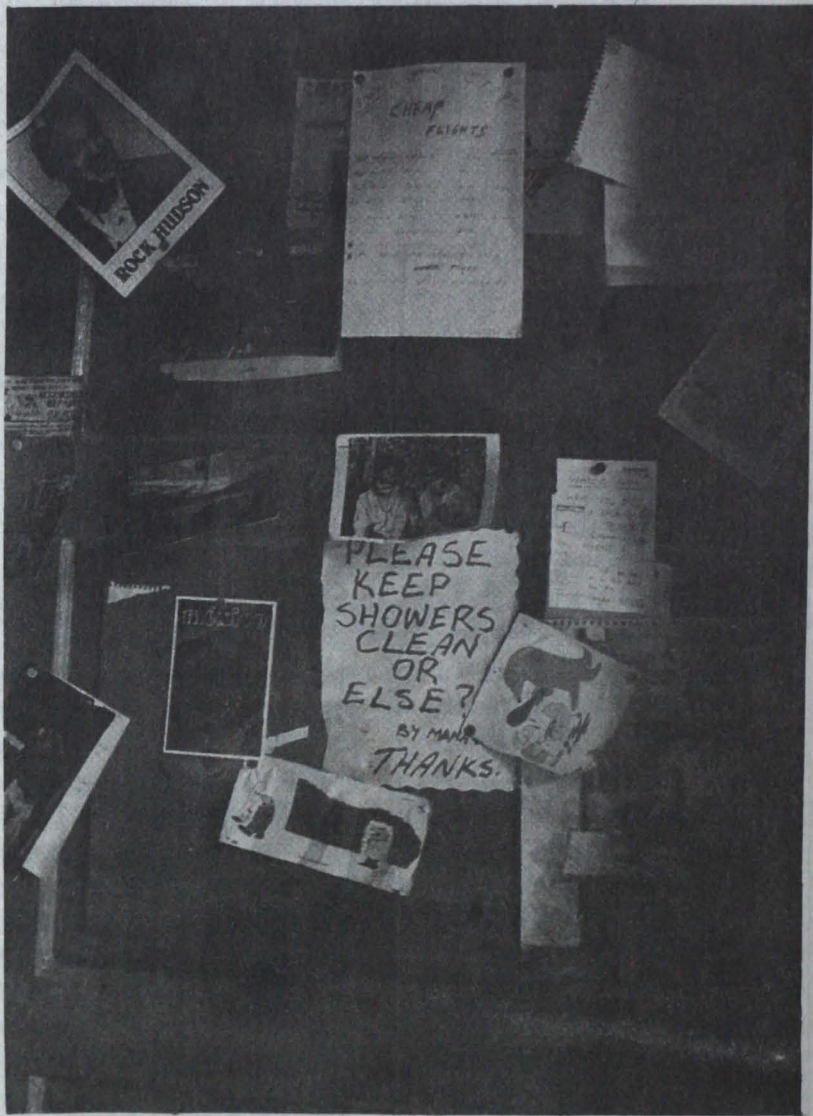
數千哩外的小鎮……待一切澎湃的思緒回歸平靜時，已是滿城燈火闌珊。

他唯有沿着來時的路走回去。這條被蒼翠蓊鬱的樹木遮掩着的柏油路，他是很少有閒情走的，故此對它似熟悉又陌生。然而他並不怕迷失，只因有高高矗立着的 komtar 指引着他的方向。它就如漆黑海上的燈塔，永恒的亮着，照着許多迷失的人兒，幫助他們前航的方向。

最後他步入那條回去住處的小徑。夜色蒼茫，只有落落寡歡的路燈，悽悽然的暗耀着，照耀着一個寂寞的少年在夜裏的踽踽。他忽然記起了李涉的一闕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忽然間他的心緒更加起伏。李涉寄宿於荒冷的關口，而他何嘗不也寄人籬下？這兒雖無谿谷的水聲潺湲，然而海的潮音也正如隱隱的溪聲響遍他寂寞的心靈。他只希望那潮聲能把翻騰的鄉愁遣送遠去…… □

壓在書扉裏的心情

陳惠芬的攝影



.....
那次在陽光式的心情下，搖個電話給你的那刻正當你搖電話過來，我知道了這個打不通電話的原因後，好感動，而淚水也有點兒衝動。

我突然記起有過那麼一套電影，名叫《美麗與哀愁》，相信那或許是個有歡笑有矛盾的故事，雖然我沒有看過。

我聽着四個小女孩用感覺去唱這樣的一首歌——……有一種個性／別人學不來／它來自內心屬於感覺的那一派……對於自己的看法和主張／有人也許看不慣／可是我喜歡……喜歡自己管理自己……。

於是這個只有我和一種單純表白的旋律同在的下午，使我感覺不一樣。

頭髮與肩相靠着，風吹起時，髮尾幾乎都翹成了問號，朋友不經心地問：「這也算是一段生命的插曲嗎？或是插曲裏的一段落傷感？悲哀？」

其實歲月是一串串串起的疑問與難題，難懂。而關於生命，我們知道的更少。

我終於領悟了一些，從髮的典故裏開始。

擺在前面的是一大堆小花瓶，形狀有古典的、可愛的……雪蓉還找到一個看起來很笨的，卻愈看愈覺得那是最完美的。

我們於是也相信上帝的安排，給白痴一片空白的命運，是一種最幸運的恩賜，因為那原是最幸福的。

一條掉了尾巴的壁虎停留在白色的牆上，仍在尋找獵物嗎？或是在歇息？又或是在猜測未來？

我在想像牠立在此地之前的情況，包括失去尾巴的原因。面臨過危機？被人亂攻擊？我只能肯定的是牠後來總算逃出生天了。

啊，逃難，是多麼恐怖的字眼！我更害怕去想戰火漫天下的狂喊與流血。

朋友戀愛了。

知道有一本書的名字叫做《隨意》，而內容是不是有關於愛情故事的？或是給人那種甜蜜感覺的？我不曉得。

朋友說他們的戀曲是很隨意的，而進展程度可以得B分。

哦，就是因為有許多湊巧的隨意，所以許多愛情故事就美麗起來了？

好久以前就聽說過每一口窗內寫着每一家的故事，也許有歡樂，也許有哀傷；也許有溫馨，也許有辛酸。

所以每回經過那些名字叫屋子的，我總是很小心地去觀察那些窗子，應該是想探索窗內的氣候吧，自己老是說不上來，是爲了甚麼？而窗外的天空與情懷卻是沒有秘密的。

我從山城回來。車子經過時，某遠處的山色中竟現出一個白色像屋子的方型東西，來不及多看一眼，車子已遠離那一幕使我懷疑的景物。

是一所建在寂寞綠意中的房子？或是墳墓？我在猜測……。

唉，一個是暫時的歸宿，一個是永恆的去處，我實實在在地懷疑那一個才是家的真正意義。

今天使我最興奮的事莫過於買了張和我童年時拍的一張照片一模一樣的書籤。

那是個小小的女孩靠着大大的木門，臉上帶着純純的笑容，Oh! Oh! 還有一隻可愛愛的小狗蹲在腳跟前；就這樣，攝影師捉下我童年的一段畫面，一段只能從童真中流露出來的畫面。

而今天使我最感傷的事莫過於領悟到，擁有過的終然也歸虛無。

在短短的幾分鐘內使我感到訝異的是居然會迷惘，甚至迷失。

原來客廳的花瓶中插着的玉簪是久在腦子裏盤旋的夜來香。

原來種植在門前花盆裏的那棵富貴花是一直盲戀痴想的牡丹。

原來那種名叫山茶花的又叫曼陀羅。

嘻！原來花也有筆名呢！

此刻的心情很薄，很薄。

七年前叫你摘雨、摘雨、陳摘雨的時候，並沒有想到巧合竟會相逢在名字上，原來住在綠島上的有個叫陳擇雨的。

一個選雨，一個摘着雨，在不同的地方以相同的敏銳觸及一個方向。

啊！在屬於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許多巧合是可以隨時發生的。

我從夜雨中趕了一場電影回來。

再看那篇朋友寫我和一位女友的散文，錄音機那頭傳來聲音，「飛揚的青春，有淚水也有笑聲，你我都相信，我們曾走過年輕……。」

感動加上感動。

於是我攤開稿紙，把一些從時間裏溜走但仍被記憶擁着的情懷放在紙上，透露出去。

趁年輕的感覺還在。

趁輕脆的心情還在。



張景寧的攝影

青春檔案

清晨，車子在浪蕩的鮮甜氣息中駛過。

有許多景物不小心被我讀進眼簾裏，還有一位警察先生牽着小孩子們小小的手來回用心地走着斑馬線的一幕，嘿，多像空中來回飛行的小燕子們哦，在平淡無彩的天空裏描繪着空白的圖案，就這樣把春天畫成了夏季，也將把今年傳給明年。

不知怎麼的，愈是接近將要離校的日期，愈覺得在這間學校裏所發生的一切，有種更糾纏不清的味道。

有一回我們在生物學試驗室做馬鈴薯滲透性研究的試驗時，那個男仔卻把一粒馬鈴薯削成一顆心型，然後用化學藥水把它硬化，再用一把小刀片插入心型馬鈴薯裏，放在雪蓉的桌上，我們當然知道，來意是暗示雪蓉傷透和刺痛了他的心嘛！而雪蓉卻毫不在意地把它帶回家，過了幾天後，那個雪蓉竟興高采烈地喊：「她——！他的心發霉啦！」弄我笑得不像樣。

過了些時候，有一天臨放學前，那個男仔不知從那兒弄來了

一朵庸俗的紅玫瑰，悄悄地走到坐在右邊的雪蓉的前面要送給他，我跑開迴避去了；等我回到自己的座位時，雪蓉歡天喜地，卻這樣問：「你說老不老土嘛?!」哈！真是可愛的荒唐事。

雪蓉是個感性又理性的女孩。他愛看朱天心的，比如《擊壤歌》，看過之後，他嘩嘩呼呼地告訴我，「原來朱天心的生日是在三月十二日，早你兩天，你的遲他兩天；還有還有你們的血型相同，都是B型的！」他細心的觀察力更是令人訝異，他會告訴你打巴區的那一個角落有一棵樹幹上有七種顏色的小怪樹，那兒又有一棵開三種顏色的花樹等等等。

上P.A.課是全班同學大可亂鬧的時候，有一次名叫永的大孩子從左邊那兒傳了兩包「咪咪」和「寶寶」過來，命令我們偷吃，我們當然遵命去犯規囉！班上那個短髮馬來女仔不知向誰學了個廣東字——「仔」回來，於是把輝仔叫成飛仔、蘭仔叫成爛仔、龍仔叫成洞仔、榮仔叫成「烏英」仔……我這個Peng仔自然就成了餅仔；吵吵吵鬧鬧鬧的

，迫得老師不得已，只好用小力氣拍案叫——停。

上課時趁老師稍微停止講書的片刻，和雪蓉總會拉七雜八的談起話來，比如那首「十一月的秋無詩」歌詞完美但不幸曲調卻太李泰祥味道啦，早上在大草場做體操時，當校長的手勢成一字行時，會想像起大鵬鳥起飛的情形啦，討厭那個以前說寫文章的人只會描一大堆風花雪月的人……。

上星期四上完生物學一課後，雪蓉神祕兮兮地打開右掌遮前來，「你看，我的出國線怎麼會斷成兩截的呢？」於是我故意裝模作樣很懂地說：「哦！是這樣的，你坐着的那架飛機在半途失事，比如在南中國海，你不就掉進海裏喊救命嘛！可憐可憐！出不成國啦！」雪蓉卻做了個鬼臉，「後來遇到大油輪，把我載送到我要去的國度啊！」

班上那個溫文爾雅的男孩，順強，彈吉打的英姿最合適陷於台灣校園的民風味。想想吳呢！他有一條婀娜多姿的花裙，風來時，有一些波動，背後又有一些隱隱約約的祕密……。雪蓉呢！

在他身上發生的故事特別多特別精采，有榴槤園的故事、龔子馨的故事、得意的故事……，所以說是屬於故事性質的就站在他那邊。還想起德龍的鬢曲的髮，像在金馬崙高山處望下來所望見的茶葉，一粒粒，一撮撮的，令人想用力採下來。

想想吳發明的詞調，「打巴打巴，打你一巴！」隔天我就問素婷：「你明知道有人要打你一巴，你會送上門給他打嗎？」他猛然搖頭，「才沒那麼傻呢！」我伏在桌上笑笑，「那麼你爲甚麼還要來打巴唸書呢?!」氣得他兩眼直瞪，久久笑不成語。

還有還有我們將物理學裏的A.E.M.方程式喊成「思念總在分手後」……。青春嘛！總可以讓我們沒天沒地地胡鬧一番，或作輕輕淡淡的安謐夢，或……，難怪有人在另一頭唱「飛揚的青春」，而我們卻在這一頭把青春民謠編進日子裏。

啊！天空任鳥飛，海洋任魚游，而人間任我們走嘛！青春，飛揚吧！ □

想飛的心情

* 葉秋雲



新年過後，重返學校上課，不知怎的，突然很厭學校生活。

有一天，當我靜靜坐在課室裏，聽老師講書時，聽着聽着，悲從中來，我突然就不想再唸書了。

老師清晰響亮的聲音在我耳旁徘徊，窗外那明朗大方的陽光在熱情的向我眨眼睛，可是我並不快樂，我活得很蒼白。

我到底怎麼了？我如今竟後悔自己當初的抉擇嗎？

我算是幸運的啦，可以繼續唸書，可是現在我為甚麼又不珍惜這個機會呢？我到底怎麼了？

記憶不覺飛到了唸中五那段歲月。

中五那年，記得一次補習出來，坐在回家的巴士上，我的好友燕玲突然對我說：「還有多久呢，我們就要畢業了，我可以飛了。」說着眼睛緊睜着窗外一排一排後退的風景，無限的憧憬，溢在眼眶裏。

「然則你以為你可以飛得高、飛得遠嗎？」

「為甚麼不能？事在人為。」

好一句事在人為。從她堅定的眼睛裏，我彷彿看到了一隻關在籠子已久的鳥，門開了，終於起飛了。可是能飛得遠嗎？而我是不是那一隻與伊一樣極盼自由的籠中鳥呢？我是那樣盼望展翅高飛的日子降臨啊。

那時已是接近大考了，我隱隱覺得，我們確是籠中鳥，確是非常需要自由，可是萬一真的自由了，真的可以起飛了，我們能飛得遠嗎？能把整個天空飛遍嗎？我們能嗎？

巴士緩緩的行着，行過很多高樓大廈，行過很多的人潮，已是近黃昏，太陽漸漸西下了。

而我的未來，是那東升的朝陽，抑或是那西下的夕陽呢？

我該怎樣為自己的未來下定義呢？

繼續做隻籠中鳥呢，還是要破籠而出，展翼飛翔？可是我的羽翼還沒長豐啊，我怎能飛越時空，跋千山萬水呢？

我是自愛的。自愛的人通常都會為自己留條退路，做個聰明的抉擇。

所以，當大馬教育文憑試公佈的時候，我還是以頗優異的成績，順利的考上了大學先修班。

然而後來我終於發覺我其實極度不喜學校生活，我讀書只是為了想唸大學。很可悲的想法，可是實際上幾乎每個學生都是抱着這個目的唸書的。我極度憎恨自己的這種觀念，也極度不滿老師的教學方式。我非常非常不快樂，非常非常覺得自己面目可憎，我不喜歡學校，學校是一個累人的象牙塔，唸書與工作根本是兩回事。

好幾次悶悶坐在課堂上，聽老師講書時，我會有一種想哭的感覺。我覺得自己在浪費着時間，我好想好想飛出這累死人的象牙塔，呼吸呼吸外面的空氣。

我很累。我其實並不是這麼想飛的，只是我實在厭惡了刻板公式化的學校生活，每個月那大大小小的考試，彷彿永遠都在等着你，永遠你只是為了考試而唸書，你已成了考試的奴隸，不再擁有屬於自己的天空。或者這就是身為現代學子的可悲。然而我

若不唸書，我又能做些甚麼呢？籠中鳥當籠子的門開了，它還能飛出去，快樂的翱翔，可是我呢？我能隨心所欲，展翼翱翔，快樂的擁有屬於自己的天空嗎？我能嗎？並不是不曾飛過啊。

也許，我並不是一隻籠中鳥，籠子裏的鳥當門被打開了，照理應該是可以飛了，可以自由自在的快樂地擁有整個天空，可是實際上全然不是這麼一回事，全然不是的。

象牙塔外的天空確實是很大很闊，但也可以是很小很窄的。我們不是鳥，甚至連籠中鳥也不算，我們是卑微的人類，一些小小的願望、小小的理想已令我們必須無怨地全力以赴，以獲取那麼一點小小的快樂與滿足。象牙塔外的天空的確是很大很闊的，但事實上真正屬於我們的天空卻

是很小很小的，甚至沒有。我們只有生活的空間，我們被工作被三餐被家庭牽制着，我們的理想不錯是很小的，但已足夠把我們的一生困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裏，不能移動、不能言悔。學校與社會，我們都是很卑微很冷漠的生活着適應着，我們不是鳥，坦蕩寬闊的天空是不屬於我們的。所以當成績公佈刹那，我已知道我的去向。

可是我現在怎麼了？幹麼這麼不滿現狀？我不是一再叮嚀自己要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嗎？何況現在經濟不景，唸書實在是逃避現實的最佳途徑啊。然則這是我唸大學先修班的目的嗎？不，並不是這樣的。我真的是很想靜下心來，專心唸書。真的。我是這麼想考上大學啊。我是那樣想在學術界裏有些小小的成就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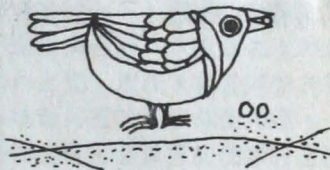


律律的循着軌道走下去。我的生活淡如水；沒有漣漪，沒有浪濤，平平靜靜宛如一條死河。我沒有抗議和不滿，因為他們要我做一個好好的學生，好好的女兒，受人羨慕的淑女。我偽裝着，壓抑着。我鑽牛角尖，我束縛自己；因為我不想做一個太好的學生，太好的女兒，所以我好痛苦，我失去了自我，我一直都在應酬着他們。唉！我希望我的生活裏出現另一個空間，好讓我躲藏起來遠離這個世界。

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很討厭象牙塔的生活。雖然我一直都是溫室裏的小花，可是我極力否認自己是一個弱不禁風，遇事懼怕的女子。一直以來，我都想擺脫這溫室，因為它不曾帶給我沖動生氣的生活。我要脫離禁錮我的小框框，我要嚐試新的事物，我

我想我是太不知足了。或者這就是全球人類的通性了，得到了東西總不懂得珍惜，失去了才知道可貴。人類是很貪心的，小小的天空總嫌太小，想尋另一個更寬更闊的天空遨遊，可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文明的高度發展已使我們生活的空間愈變愈小，我們的腳步只能踏在人潮的空地上，生活上的壓力已使我們必須侷促於某個小小的空間裏以獲取一些基本的物質享受。

唸書，應該也是獲取物質享受、賺錢的一種保障吧？所以，不管怎樣不滿現狀不喜唸書不愛考試，當上課的鐘聲響時，我還是乖乖的跑進課室裏，在那小小的狹促的空間裏，考我的試、唸我的書。



要知道宇宙間的奧妙神奇，我要滿足我的好奇心，我想走出另一條軌道來，我想知道更多更多我從未想過甚至做過的事情。學術上的書本裏有太多我想知道的東西；對着它們，我好苦悶，好無奈何，好疲倦。過去一萬多個日子裏看到的都是一堆堆密密麻麻，死氣沉沉的字粒。我深信自己不是讀書的料，所以我解放了。

我享受於現在的生活。我不再強求自己去滿足別人的要求，我不再負着重担上學。我可以隨意聽聽古典音樂、逛逛街、寫寫生活上的點滴、教教小瓜們讀書、走在人行道上享受陽光氣息。我感到好充實，好滿足，好快樂。過不久我可能會去實行我的願望；離開溫室，學習生活，擴大視野去。我相信我會活得很真，很執着，因為我找回了自己。

少女心事

*
阿
軒



始終沒有後悔或遺憾沒有跨入大學先修班就讀。我厭倦了。這麼多年以來，我幾乎每天都鑽入重重疊疊的書本裏。上學、放學、溫習功課、上補習班及上音樂學院等。每天的日子都是規規

李狄雄詩三首

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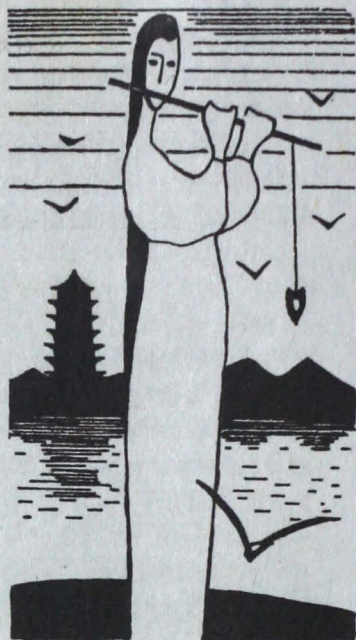
在自己的心盒裡
只有窗、鈴、星星、月亮……
還有一個深深又漫長的夜

美麗

我豁然看到自己的詩
奏起最悅耳動聽的歌

夢

昨夜寫許多不很美麗的詩
原來是一封半醒的箋
在我欲醒時印上一道沒有七彩的虹



夜讀 *也 流

我很倦累了我想
我想我的寶貝一定是
跑去跟那些小小橫行的螞蟻
是無法再走進我的腦子了我想

在地球背叛了太陽的
這一邊，我很倦累了我想
我的枱燈也很倦累了我想
我的海報也很倦累了我想

故 事

*楊 柳

記不清聽了多少的故事，也
不知講了幾個故事給小小瓜聽。

而小小瓜是最愛聽故事的。

「老師，講這本。」

「老師，今天有沒有講故事？」他們愛聽故事的程度，是讓我講了嘴乾口渴，重覆又重覆，仍不厭倦。

「為甚麼？」

「好聽啊！」

於是，日子就在一邊學習、一邊講故事度過了。至第三學期時，你會驚見小小瓜講故事給你聽時，也學會了幾句連接詞，順序的把故事講完。雖然仍是有好多不足的地方，可是只見他講得表情十足，同伴們也聽得津津有味，大家便陶醉其中。

唔！讓我也說個故事。

話說有個小男孩，名叫多多。多多每次要甚麼東西，都要多多。有天來了個老公公，送給多

多一個聚寶盒。這會變魔術的聚寶盒，只要放一樣東西在裏面，就會變得很多很多。所以，從此多多的居間，就堆滿了多多的汽車、積木、皮球。有一天，多多覺得很奇怪，不知聚寶盒內藏了甚麼好心的神仙，怎麼放一顆果糖後就會變成多多的糖？於是多多決定下去瞧瞧；噢！這下可糟糕了！聚寶盒內變了好多的多多，有的在哭、笑、跑、跳。可是媽媽要怎樣才找到真正的多多？

小小瓜潔靈的眼神透露了些許的擔憂（媽媽找不到，怎麼辦？）也有些開始迷惑（為甚麼盒子會變出這麼多的東西？）喜歡這類含有意義的故事。小小瓜瓜或許不懂，或許有一天他們會懂。

故事講完了，小小瓜仍圍坐在身邊，於是靈機一動，問他們：

「如果你們也有這樣會變出多多東西的房子，要放甚麼呢？」

「糖果！」不假思索就說了。
「洋娃娃！」女孩當然愛娃娃。

「槍！」呀！要打戰護國。

「汽車！」小男孩，汽車多，可帶朋友到處走。

「冰淇淋！」唔！可別吃壞了牙齒。

「水！」

「噢！為甚麼要放水？」我懷疑的問。

「很多的水，就可游泳囉！」哈！說不定就可訓練第二個莊淑玲。

聲浪中仍可聽到「鉛筆」、「皮球」……

忽然，班上最皮的阿杰問道：「老師，你呢？」

我一愕。我要放甚麼？如果我也有聚寶盒。

你呢？



小點的散文二則

假期計劃

夜一片寂靜，我躺在床上許久不能入睡。腦海裏一直在盤算着要如何度過這長達兩星期的假期。長得這麼大了還是頭一遭為假期計劃而煩惱。真後悔以前未曾好好的利用假期；每天只顧着忙家務忙作業的；出外渡假是一種奢侈。然而現在一切都不同了，我在計劃要好好渡過這兩個星期的假期。

今天，費了寶貴的幾小時時間到圖書館借了幾本書，準備作一些功課上的參考資料和充實自己的閱讀力。我已經兩三年極少上圖書館「充電」了，閱歷也大不如前。平時沒有甚麼時間，每個星期上課至星期六，僅剩下星期天一天吧了。若回一趟家鄉的話，整個休息日便得報銷了，有時候又把美麗的星期天送給了惱人的功課，因此要多找一些時間來看些課外讀物都不再是件容易的事。現在想起真悔恨當初為何不好好利用寶貴的時間充實自己呢？至今才嘆時光苦短、飛似而過。

或許「安地」剛才說的一點也沒錯吧！她說：「當一個人知道時光寶貴卻苦短時，也就証明了他已經蛻變成長了。因為只有成長了的人才能體會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這一句良言。」「小孩子每天無憂無慮的過日子，他們根本不瞭解時光的流逝，還每天期待着壁上的時鐘快快『跑』以便新年快些到來。待有一天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會嘆歲月不留人時，我們又『消失』了。」安地的這一番話說得一點兒也不錯。憶想當年小時候我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兩個星期並不長，但若是能夠充份的利用，我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夠如期完成。不過那還得看看你是否願意去做！因此除了利用假期溫習功課，充實自己外，我已計劃着趁這個假期去跑一趟書展。收穫一定不錯。

另一件要進行的計劃就是寫作。雖吾才之聰不比人也，但是我對寫作有着濃厚的興趣，而且我那份塗鴉一番後的心情，非別人所能解的。我知道自己沒有那種寫作的天份。但我想憑着後天的努力，雖沒有大就也有小成吧！

因此無論如何我一定要積極的進行我的假期計劃。歲月催人老，但願年少惜光陰。

愁和亂

匆匆的就這樣過完了兩個星期的學校假期。收拾好行李，又是踏上旅途的時候了。人坐在車子裏，而內心卻在悵盪着。家鄉的景物，鄉土氣息，現在已離我越來越遠了，鄉土氣息再也聞不到了，家鄉的景物成了一個微渺點子；這都意識着我離家鄉越來越遠……。

每次回鄉，總是恨不得能快些抵達家門。看一看我家的一景一物是否依然故我？吸一吸家鄉清新的空氣以暢一暢神，聽一聽故鄉的「老故事」。然而離鄉前夕總是感觸良多，一股愁緒湧上心頭，縷縷鄉愁不曉得如何洩。多麼希望能多留些日子，盡情享受家的溫暖，無奈開學在即。唯有依依不捨地勉強暫時拋開那份思鄉情，離開家鄉到異鄉作遊子去。

人雖然已來到了這個繁華的

城市，然而心卻仍留在家鄉。回到了我這個用幾隻「紅生魚」租來的小斗室時，心緒更是不能穩定下來！想到自己離開家是那麼的遙遠，對家人還是那麼的懷念，心裏老是覺得與家人親情的連繫如斷了線的風箏，攀不到摸不着。再想到在學業方面所帶來的心理壓力，不勝負荷。整個人就猶如汪洋大海中迷失了方向的一葉孤舟……。

第一天回到學校，校園的景物依舊。班上那一張張似陌生又似曾相識的面孔，那一對對投來真誠的眼神，啊！我的同班同學，匆匆打個招呼，我麻木的跌坐在我的座位上。上課了，老師在講台上侃侃而談，而我的思緒卻四處神遊，老師的講解根本一句也沒聽進去。只覺得老師在前面幌來幌去。一整天我的心神四散不能集中精神。八堂課也不曉得如何上完，放學了隨着同學的後面拖着沉重的腳步踏上歸途。一整天，我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在做些甚麼，內心總是不曉得怎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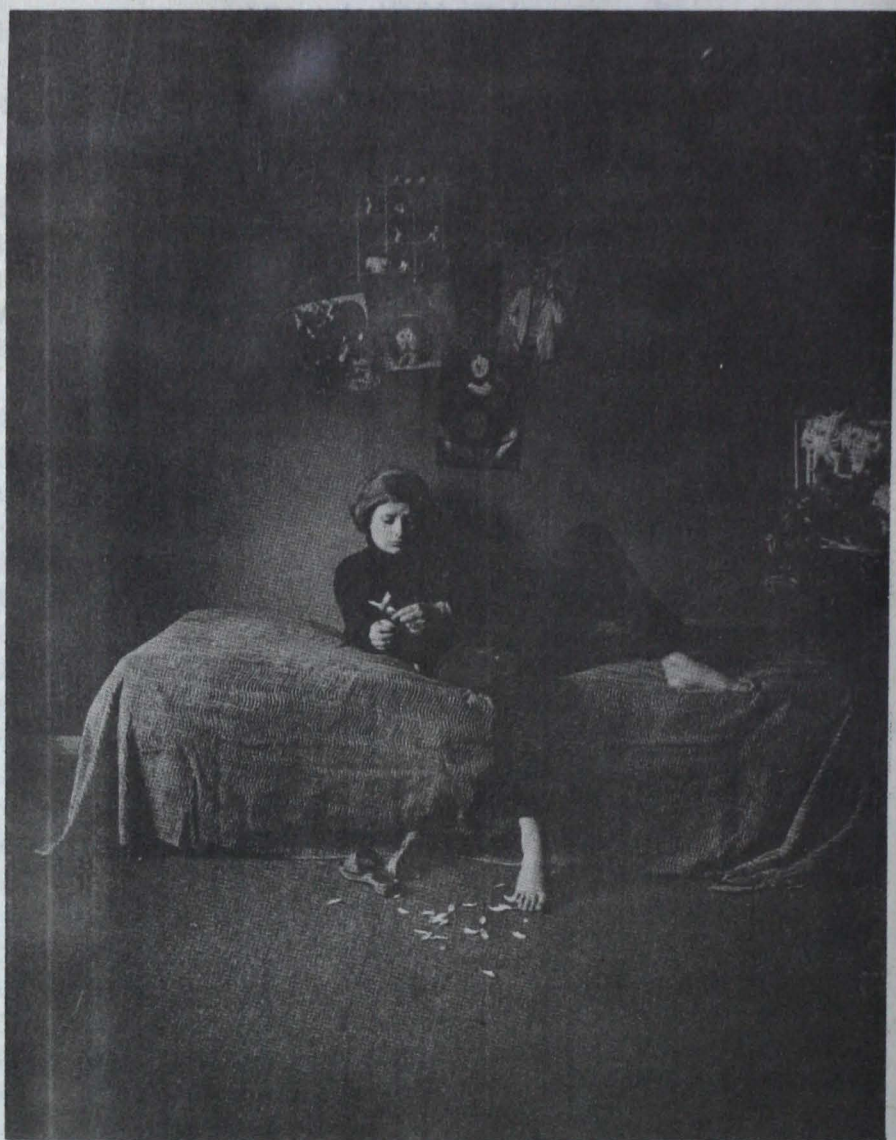
看到那一碟碟的雜飯，不禁又聯想起家裏媽媽燒的美味可口的菜，不禁悲從中來，不曉得要何時才有時間回去一一品嚐媽媽燒的拿手好菜呢？

夜裏，夜深人靜，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整夜不能眠。看到隣床的室友酣睡進入美麗的夢鄉，不由得又想起原本睡在我隣床的是我可愛的小妹，而今卻是我的室友。哈！不曉得今夜小妹睡得如何？但願能安眠入睡。

唉！兩個星期的假期已烟消雲散了，但是我那原本安定的生活卻被擾亂不堪。……希望過幾天我的心情能夠恢復平衡。

若我現在的這一切被遠在家鄉的父母知道了，他們肯定會忐忑不好過。但是我又何必要去讓他們知道呢？難道他們對我們所付出的還不夠嗎？不！不！不！不能再讓他們為我而担心了。□

紫傘花樹下輕掠過的影



之一瞥

26/8/87 星期三

(輕輕轉首，靜靜吃驚。

她早有心理準備會望見一枝的光禿，一地的落花，和滿腔的傷痛。但她沒有準備就這麼快，就這樣子，驚見。走廊的十幾盆綠彷彿也隨着沉默了。

拿着澆花的水壺，花洒澆歪了，濕了滿腳。剛洗過的頭髮散着一空氣的「莊生」香水。水珠滑下她的額頭，下，滴在圍着浴巾的體裸露着的肩。她只感覺到痛。痛。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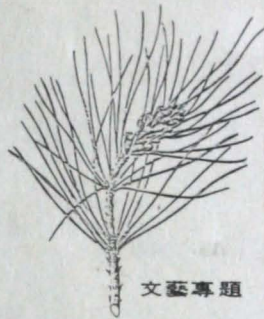
之二景

她的房間是睡房，是書房，是花房，有時也是廚房的綜合體憩居處。向南的一大片玻璃窗終日張着大眼溶解了滿籬笆的紙花和從馬路上飄過來的塵。奶白色襯着橙色朵朵細花的窗簾圍着一室的雅淡和清幽。她極喜假日午後閒閒的躺在窗腳下的小床上甚麼也不看，甚麼也不想的靜聽從耳機裏傳出來的每一個音符，每一個節拍，每一句話。

許多個深深深幾許的暗夜，她獨坐在書櫥與書架間的小角落，飲着未加糖的 Sun Quick 橙汁

，讓眼光流連在東窗下的那幾盆綠意。塔松伸着一手一手的葉，黃棕隨着風扇運轉的風輕舞。一片葉子枯乾成濃濃的咖啡色，但她不願意將它剪走。(有枯乾才有綠意。枯與綠，是絕配。她說)海棠微微的彎着細瘦的莖，控訴也似的向東窗輕叩。而那棵會開出小黃花的紅葉，不知名的兩盆綠葉，安安泰泰的放在一個伊班人所制的樹枝與幹的小茶几上。書架上還有一團長得極茂盛的萬年青，榕樹的根長出了泥面，寂寂寞寞的開着滿枝的青翠。這些花，這些小樹，是無言的觀察

●山下眠住在砂勝越。她有時候很神秘，只肯寫短短的信。這些
散文和詩原本都是她的日記；原來世界上還有人這樣勤力地寫
日記。



家，替她看守一室的幽和寂。

「書桌上那瓶跟床腳下那棵叫甚麼名？好美的呀。」妹喜未坐下，就說她已經有三十多天沒來過了。

「我也不曉得。只知道可以插在土裏種，也可以用水養。」夏流螢拉來一張藤椅，請妹喜坐。

妹喜一坐，就是坐在床上，笑着說：「牆上的畫，又是你畫的了？」

夏流螢微微笑着道：「特地買了椅子給你們坐的，偏偏愛坐我的床。」看妹喜仍然感興趣的望着壁上的畫，又道：「不是畫的，再看仔細點。」

妹喜當下就跳下床，果真走到牆邊高昂着首看壁上的畫。一間有着紅色的頂的屋子，兩棵瘦瘦的樹和被風吹彎了腰的草。在旁一叢草突然長出兩根特別長的葉。兩棵無葉的幹與枝。一個十架，一個緊閉且露着長長睫毛的眼，一個極紅的微張的唇。妹喜仔細的望着這四幅畫。夏流螢坐在圓圓的矮椅子上看她。

「不知道。真不知道。那兩根草爲甚麼這麼高？」妹喜轉頭，望着她。

夏流螢用手擦擦雙眼，很想開口說因爲因爲，但是總開不了口。她也不知道那兩根草爲甚麼會比別的草長高了這麼多，她也知道爲甚麼那兩棵枯樹爲甚麼還要佇立在風中。

「說不來。是這樣子的，就是這樣子的。」夏流螢道。

「你這人真是。」妹喜輕輕搖着滿頭捲髮，又立刻發覺室內

還有更吸引的東西。她走到書架邊，直望着那個玻璃缸。

「這又是甚麼？——嘿，好傢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隻烏龜。你養來做甚麼？」妹喜大聲問。大大的瞪着小小的眼。

夏流螢望着她不解的神色，笑開了懷。「還問呢，我這烏龜兒子養來做甚麼？我自己都不曾問過我自己喲。怎樣回答你。」

「那又是從哪兒來的？」

「學生。」

之三心 29/8/87 星期六

他說午後會過來。就趕趕的回去拾丟房間的美麗與破爛。掃把蒙着一臉的塵從床底下爬出來，撇了兩星期的悶氣吐得風扇不再轉動的小空間粘糊糊的。在不適與煩厭間重重的恨起那些只會只會織網的蜘蛛。

她使勁將長鏡擦清潔。湊過張臉張着自己。嘿。我本來就是這個樣子的。她想。鏡子還是模糊點不光亮點的好；像套着一層霧，阻在中間，那麼的不真實，又那麼的渺遠。彷彿那雙眼睛也潮了，望進那黑暗不可知的未來。汗仿如貼在水杯外的冰水滴，濕了滿臉，全身。

（沒有白開水呀。她說。沒有。不要緊，喝 Milo 也好嘛。他說。

她說話向來直接了當，很少隱瞞心裏想說的話；即使真的說不出口，也直直在腦子裏反覆着

那話；真比說了還要辛苦千倍萬倍。而話既未經三思就化成語音就無法追悔，她卻爲這句話難過了許久。

那日她剛從另一個鎮迎着全空氣中的風塵歸來。晌午會議中婦女間的爭執與嘔罵使她的眼睛大開。從一個中年婦女的臉轉到另一個中年婦女狠扯着的嘴唇，人人爭執顯弱後憤而離席謂要 meletakkan jawatan 的主席到得意洋洋謂要使主席 hot 的副主席輕視的臉上。最後碰碰碰拎着公事包一路罵出去的主席又蹬蹬蹬的回來跌坐在主席位上時，她隨着衆代表拍拍手掌，完全不明白這片掌聲是嘲笑還是讚賞，是鼓勵還是陋視。

所以她要白開水，沖淡一腸的燥熱。然而在另一個教堂，一群特地爲她們團契而設的茶點上沖口而出，不感到自己太不懂事是假的。

而他還以爲她要減肥，不喝熱飲，不吃肉包子，不吃零食。才不是呢，她說，就是不喜歡。就是不吃。）

鏡子這玩意真邪門。爲甚麼定要活生生的把自己複印出來呢。不曉得艾麗絲的仙鏡能否暫借用。她想。

（也許他忙，也許他突然間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也許他不是忘記了。也許。）她守着每一個滴答消失；不敢出門辦某件要事，怕他撲空；不敢生火煮食醫生命，怕他逮住；不敢套上耳機聽 Sue Rey 的 Charges，怕他叫門時聽不見；不敢瞌睡蓋上棉被甜

甜的睡着，怕他等久又喊不醒。結果。

他沒有來。

之四悻 11/9/87 星期五

「你這是自討苦吃呢。」前腳尚未踏進課室，美莎就已打斷一室朗讀的聲音。

「我知道，我知道。」夏流螢流露出最疲最倦的眼神望向同樣疲乏且流着滿臉大汗的老友。

星期二，學校在十二時廿分下課，到一點卅分再上課直達二時半，接下去就是學生的課外活動。美莎最恨週二與週四，因為這兩天，「會累死人。」她說。

「你知道？有人說二年級在趕工呢。」美莎狀若神秘兼不滿的道。她望着坐在夏流螢跟前的小鬼們，走到課室的東門邊，停步，看缸裏的龜。

夏流螢手上的長尺咻的打在一個孩子腿上。她最恨孩子們胡亂的字體和骯髒的書。一本書，才是前天分下去呢，就已皺得像破布了。

「你不要再這樣動你的嘴巴，就像 monkey 一樣。老師就叫你 monkey Kiat。再動，老師用衣夾夾你的嘴皮。」夏流螢非常懊惱的發覺自己想大喊大叫了。她說過的，「你們要特別認真特別努力，不要讓老師大喊大叫的，不然老師會打得你痛痛痛。」

那日經過校長的桌邊時，校長微笑着道：「聽說二年級要開始上英文節了，是不？」夏流螢立刻後悔沒有先跟他商量就下了

決定。她也微笑着道：「是的。怎樣？」校長道：「沒有甚麼。有個家長投訴說去年那本好像還沒教完，又要買新的。況且七塊錢是貴了點。如果有計劃在今年內把書教完，那是沒有問題的。」夏流螢拼着開始亂跳的心，臉上語氣依然含笑道。「是沒有教完，不過從今天開始，雖然已經是最後一個學期的第三週，我打算每天放學後都上英文節的。」校長道：「既然有計劃，那是很好的，可是書是貴了點。」夏流螢道：「是貴了點。不過是兩本。一本是 Tahun Satu，一本是

Tahun Dua。」「哦是兩本。那先買一本，怎樣？」夏流螢道：「都買回來了。Tahun Satu 比較淺，每個人都要買， Tahun Dua 則是誰願意讀就買。即使沒買書，也要一齊上課做作业到下课。」校長點頭哦哦哦。「我要在十二時卅分上去年那本未教完的，幼稚園讀物和 Tahun Satu，一點後才上 Tahun Dua 那本。我想今年內應該會把書教完。」她把應該兩字說得最重。「可以嗎？」校長道：「可以。當然可以。」

夏流螢幾乎是含着怒氣的走開。生氣甚麼呢，她自己也不說不上。學校剛開學時，校長曾說過二年級有四節的英語，但沒有說明是 Guru A 教還是 Guru B 教。她曾跟美莎討論過，美莎說別管，人家 Guru B 坐到屁股都扁了，一整天在辦公室裏打呵欠，不是她教是誰教。你去？別傻了。她又想跟校長講，但始終沒敢開口。後來不知怎樣，她在一次談話中

提到二年級的英語沒人教時校長說不要緊；她整天担着的心才逐漸的因為忙教務而卸下。可是那日遇見一個小女孩大聲的朗讀一些英語說明時，心口的蓋緊得旋不鬆。

「你們的書，因為是一次買，所以書店有扣十巴仙。不過老師沒有拿這些錢，等到放假時，老師看誰最聽話最用功最乖的，就買禮物給他。」夏流螢把書發下去時說。孩子們臉上帶笑，都高興的說好好好。

她時常覺得傷感與難過。學生的白紙是由老師的顏色筆塗的。Spoon-feeder，沒錯。當那一天，當所有的 KBSR 孩子長大後，那些繁體字出版的書誰看呢？夏流螢想到手上拿着一本簡體字的《紅樓夢》時毛孔都幾乎要站起來；因為那顆還會跳的心先寒了。而報紙，老師，看不懂啦。

下課後，她的鞋子啪啪啪的踏在石階上，一步一步的空洞迴響在空的走廊。為甚麼要生氣呢，有時她會想。也許是性子太急了，總希望學生一教就會。a brown bag, a yellow bird，呵，夏流螢想，若我是只 yellow bird，我要飛上青天，上青天。

我不是。我在地上走。也好，不是爬。她想。

之五信。

晚晚。伏在床上靜聽 Leslie 說沒有一聲再見，沒有半聲淒怨，淡淡去但無言。晚晚。翻個身用抱枕緊緊的蓋住張臉心痛 Leslie 說你我相隔多麼遠，那年

那天可相見？那處境可會改變？
晚晚。閉着眼時居然有一股暗啞
的壓迫的哀愁，密密實實，罩住
，到趾。

唏……你不懂。曾有一段日
子利用冷漠來包裝，故意說遺忘
不如淡忘，然後就這樣走過來了
，那段歲月，甚麼都沒有隨着時
日的腳步跟進；只有惦著你的
心和年紀。噓……你不知。晚晚。
雖然是我錯，一直沒敢說。

褪色的牛仔褲（一只壁虎牆
上爬過）褪色的衣（海棠掉下一
個心形蕾）汗（風扇說呼呼呼）
黝黑的膚（遠遠處的狗吠吠吠）
。斯文的眼鏡（一只螞蟥在地上
行走）斯文的西裝褲（汽車急馳
而過）斯文的襯衫（龜兒子們扒
在水上沙拉沙拉）。晚晚。祇要
問一句，你那邊的夜（蟲剛鳴過
，數不清幾下子）今夜，晚晚，
黑得似墨否？印度墨汁。

P/S

There are no fortunes to be told,
although,
Because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f I could tell you I would let you
know.

The winds must come from some-
where when they blow.
There must be reasons why the
leaves decay;
Time will say nothing but I told
you so.

— W.H. Auden/October 1940.

之六外一瞥 24/9/87 星期四
（她拖着圓鼓鼓的大肚子，
滿臉驚悸的敲門。）姨姨說過的

，不好採花哦，只可以看哦，記
得哦，如果把花採了，姨姨會哭
的哦。她跟妹妹咕咕咕的笑，哦
哦哦，不可採花，我只看花。這
個姨姨的福州話講得真奇怪喲。

可是剛剛媽媽跟爸爸剪頭髮
的時候，妹妹靜靜跑到那些花旁
看，看了就採。我看見妹妹採，
我也採了。好好玩喲，小小朵的
紅花，又有蕾。妹妹採了花，高
高興興的放在頭上。可是妹妹頭
上沒有髮，我也沒有。妹妹的肚
子大大，手小小，我的肚子也大
大，手也小小。媽媽說等頭髮長
了跟我綁辮子，可是都這麼久這
麼久了，頭髮還是沒有幾條。辮
子也不能綁了。不過我好聰明的
，我用沖涼的毛巾綁在頭上，毛
巾長長的拖在地上，真美呢。如
果媽媽不打我的話，我會更高興
的。

姨姨有個朋友時常帶着兩個
小孩子來玩，看姨姨的烏龜。我
也愛看烏龜的，可是不能天天進
姨姨房間看，因為她很少在家的
，就是在家也不會大大的開着房
門的。那兩個小孩子，真是美麗
喲，高高的身體黑黑的髮，長長
的腳。也沒有我和妹妹那樣有一
個圓圓大大的肚子呢。媽媽說我
比她們的年紀還大呢，可是才五
歲嘛，怎麼就長得比我高，比我
高又比我會講華語呢。我不知道。
媽媽常說我再不聽話就不給我
去學校讀書了。可是我很聽話的
喲。又很想讀書的，媽媽就是不
讓我讀書。媽媽不知道我多想
躺在床上，不要讓腳站得酸酸的，
媽媽也不知道妹妹跟我一樣，不

站久的。

爸爸去看落在地上的花，媽
媽也去看。爸爸問我誰採的，我
說是妹妹。媽媽問妹妹是誰採的
，妹妹說姐姐。爸爸沒打我們，
媽媽也沒有罵我們。媽媽說你去
跟姨姨說你採了她的花。可是我
怕。我們時常弄姨姨的東西，姨
姨都沒有罵我們，還會給好好吃
的東西我們吃。我還是怕。

（「姨姨，我採了你的花。
」她說。）

姨姨沒有應我。姨姨哭了嗎
？她說過的。

之七到底

她的頭枕在手臂上，眼睛些
微的刺痛着。靜夜裏，偶爾擦過
的燕鳴彷彿遠得很，但近，又近
得不真實了。而頭頂的風扇不停
的呼呼作響，還是覺得露着的肩
背十分的燥熱。

說出來的不是話，你聽得懂
。我的心事你竟是不知。她反覆
思量着這句話，但始終未曾說出
口。

一抬頭，轉首，望見鏡中微
張着疲乏與無言的眼及柔柔的髮。

時日遠去了，而朵朵落花，
則是許多個昨天的夭折；就是傷
痛，也遙了。

（她只想只想甜甜的睡它一
覺；但願天，不亮。）



□



悼樹一棵

她倚在矮矮的書櫥旁，右手輕輕的攪着大杯裏的桔子水。糖靜靜的溶化。嚐一口，轉首時見衣櫥的大鏡映着的，蓬鬆的髮和滿眼的迷濛。

是個微雨的午後，一室的雅淡濃濃的困住沉默的心。淡黃色的短褲下露出一雙白淨的長腿，白色的短上衣袖破了一條縫，軟軟的裹着一體的暖。她悲哀的望進長鏡的空無，極想就此走進去，走進去。

〈那日遊玩巴當水霸時，立刻毫無理由的愛上那棵佇立在露在水面上的山頭上的樹。非常寂寞孤單的立在濃霧中。她靠在涼

亭的欄桿上，凝視着那樹。若能夠，我要擁抱你，輕吻你，默默的聽你訴說這片水如何的吞噬整片大地的故事，不語的看你細述原本是守候在高山的樹，如今竟被水的世界撫拂。親愛的樹，她想，我要划舟而上，探尋這片水的源，回來後坐在你的腳前，告訴你一季的話語。但她只默默的離去。樹彷彿已是一棵枯樹，連彈一枝葉的輕擺都無。〉

她跌坐在藤椅裏，閉眼。一杯澀的果汁在手。

早的優

再年輕時的自己，總懷着許多心事與憂慮。如今是不再年輕的自己，那股不安的心事依然隨

影；雖然笑，且笑得很大聲。

不。我並未自少年的鬱鬱中走出。當日子仍舊滑過，眼角閃着孤寂的陰影未褪。你又怎麼曉得歡愉後的沉默是如何的絞痛着我心？我無法告訴你確實的感受，但我又真真想告訴你，讓你知

道。我見著你了，你並未透明。我靜靜的含笑望你。真的。我一直在輕輕的跟自己辯明，那是你，那是你，果真。

但我真的不能告訴你，用我自己的聲調和表情來剖析背襯着幾百年般煙遠的情懷。望着你，我真怕會掉出夢中，不醒。

（而我竟忘了握你手，緊緊。）

山下眼的詩

別說憂慮不是我底影

在午夜吹着寒風的空隙中

我原有淚

一泡

卻不許輕易酸飲

祇能凝目望你

遠

然微揚着的是你底髮香

我無言

且讓天窗溶化你底音容

日後供我細細品茗

趕一季候風走過

譜一臉的笑

你該不會草率的註下譯脚

曰

這個愚稚的女子

不不不

若能夠 我願在長滿小

黃花的幽徑裏

抖落那段苦

再嘗寂寞

〈你竟不知〉

葉落 彈一路的凜瑟
誰聽？



